

水心先生文集

五

化園書館

Waltham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前集

鄭仲酉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君姓鄭氏諱噩字仲酉温州平陽人曾祖瓊祖榛父躬故皆不仕君中進士第爲台州天台縣尉發刑武義縣丞臨江軍錄事參軍知其軍新淦縣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卒年五十六君治獄察辨而堅明保義卽孟友諒有妻趙又挑寡婦茅以居如二妻茅之男其夫李之子也畜於友諒以病而殞茅告趙謂爲謀殺之也掠治不勝痛自誣服將抵死君訊知其寃與一郡官吏爭論累月趙卒得不死有僧惠果想范模者曰模善爲騙吾攜疏乞錢而模使其徒黃文昌致吾空寺中僞出姓名謬多題施因數取錢物酒

食以相報設今巨費矣然無左驗有司疑之君令益
取紙雜問摸他事徐視其答則有與題施之字同者
數十鞠之果摸與文昌謀改筆易書以詐之也遂伏
罪斬逾素大縣誅責厚往往失施置累令坐不良去
吏部榜闕於亭甚久人莫敢當君歎曰吾欲無待闕
而畏其難可乎單馬之縣盡䟽邑病陳義引古以撼
諸使使稍爲動得頗有獨損既不迫於朝會然後調
柔其囂者以寡訟矯強其愿者以趨學三年之間縣
以大治聲流江西諸使會當薦者君爲首君積與守
不相下守怒中君以法賴諸使緩之而君亦已先遇
疾遂卒官下更十二年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其
子益朋壽朋始葬居於縣金舟鄉斜溪山夫人陳氏先

卒女嫁承信郎李韶進士林某林某余昔識君於武
義武義小邑沙湫井落盡目前也而君偉然長大步
止如山旦出治事不過食頃輒閑靜終日余時氣盛
未甚涉事私竊竒愛君謂如此人便當勒功建侯勤
勞國家不應於此置之也其時天子方綜名實修
政事親拔材能士不以次用之君間至行在封上
數千言天子為下其書使第其可行者條上之而
其人尤用事人謂君幸一見富貴且來矣君笑不應
後五六年始用格改官人又謂君已了近時所謂債
縣者正復平進未失晚遇也而君又已死然則人之
私願其然者命固不與之合又况君負氣節必行意
終不以勢撓而從也則命雖不能如君志亦何必深

咎也哉余一夕宿茨道旣夜參半回風飛雪普普就
寐忽有列炬聲稍譁啓門則君自縣走視余相對焚
然俄曰彼郡檄明當至某處復揖歸其舍雪益急比
曉沒井榦矣人怪此縣丞竟夜行雪中何也今余老
不自立辱君知坐念太息壽朋來諗葬故乃銘之曰
嗟仲酉身實大智又過諸兩不就将掩焉銘殆播歎
慶元二年十月十八日

彭子復墓誌銘

士多以意爲善鮮以力爲善也誠得其意聖賢何遠
如意之而未至焉遂又以意爲力也則善非其善窒
其材枉其德矣今夫意之者如望遠焉目之所至身
可至乎天下之理備矣尺度按之規矩占之若稱物

然斤石之差必以其力不可誣也。以力從意，不以意
爲力，力所不及，聖賢猶捨諸力之所及，則材爲實材，
德爲實德矣。初子復能勝冠東南之學，起昔之宿聞，
腐見皆已遞散，剝剝奇論新說，忽焉交列。橫布士之
研聰滌明，澄氣養質，精意所獲，自爲深微。奚翅家堯
舜而身孔顏也哉！其一時師友盛矣，而子復又最先
周旋其間，其間之早矣。然而子復知爲善之難，非同
聲趨和之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
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覈，考實以任
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
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之，猶怒置之。其脩身使奢者，
嗇其治民使煩者，理朝廷不養交，御黨不合譽，侃然

求其是而已嗟夫不同其所趨而不異其所合寧少
於其意而致多於其事徒辛若於所難而不敢安樂
於所易也何子復之用心勤行之篤哉昔孔子謂無
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又曰未見力不足者然則以
力而不以意豈古人亦以爲難也子復姓彭氏名仲
剛温州平陽人曾祖迥祖宗盛父汝礪贈承議郎初
任婺州金華縣主簿曰古人先正名主簿者主其簿
籍云爾今簿籍多廢絕何以名官乃求得四勝帳校
其差謬類爲數百冊載焉衢州大水上司令子復覆
視而後賑子復請曰衢水高者出屋危殺稼溺人行
道共知既再檢實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
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不食死矣上司感其言

即出來志子復所為民賴以活移台州臨海縣令均
其民之力後圖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為大圖地之
所有皆物數之有獻鄉圖者子復曰善猶有遺其人
曰無子復指曰某處嶺也嶺邊某乙居之某地有松
林水步今忘之矣其人大驚不知子復何以能知之
也由是扶羸整壞以就堅新盡為他令所不能為者
立縣解且百楹子復聽民訟甚察然不自以為明每
諭之曰雖訟而直所屈多矣民愛信之恣鬪衰止至
今言治臨海者推子復云提點鑄錢將薦子復使之
買鈔冀以職事相涉子復辭曰鈔非所產也提點刑
獄薦得審察子復徑參吏部授兩浙運司物斛官而
去近臣累言落州縣可惜始召為詳定一司勅令所

刪定官遷國子監丞子復終日坐局治其細碎多所
更定後皆爲故實貴人弗善也遂坐考進士與知舉
力爭而罷久乃知全州時詹元善陳君舉任總漕事
首爲減月椿錢十三四子復又自減郡之凡費然後
戢預借寬省限商稅止取正錢帶納者蠲其大半輸
租得自槩量無斛面吏之一切聚歛略皆不用乃擇
其耆老學行俾師長其子弟而親執經講說其中曰
此古人所以富庶而教之也未幾承議卒民哭扶其
柩至境外數十里曰何時復此太守乎服除知濠州
未行紹熙五年明越大饑特令提舉浙東常平蓋於
是將用子復矣命下八月庚戌以病不起聞年五十
二官至朝請卽娶王氏封安人子曰湮將仕卽曰湮

曰濂女嫁從事郎新徽州歙縣丞林士裕進士林居
易其二尚幼慶元二年四月丙辰葬金舟郡將軍陳
灣嗚呼以子復行事考之豈所謂力不及歟然則不
得盡其材而死者非力也銘曰孰爲任重累銖而
稱孰爲道遠積步而行始士終聖級舉階升古人之
學遠矣難明子復之志匪騰匪騫力其所難不以意
言彼用者天彼成者年撫其已然斯銘此篇慶元三
年 月 日撰

宋武翼郎新製造

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郡君墓誌銘

自名司顯吏之外碎曹猥局無不因人廢興其職任
雖卑近而悻門弊冗更爲深遠而難治傲胥豪客之

所噬攫官人徒縮氣肯首反得善譽舊而自爲未嘗
無禍也君之子持正爲余言君監岱山鹽場時事曰
場監至賤也走書乞索日至州縣持有土木之事或
傭借夫力上司拋買提刑司所謂五分頭子皆於此
手取提鹽及州縣吏每年帳例緡錢千餘他所湏求
尚不預舊常使甲頭持狀名借於官謂之請本煎鹽
實剋亭戶錢以應諸費君初到受前官牒亭戶借欠
錢至六千百餘萬曰已豁其半矣昔吾受牒蓋不止
此君大驚曰鹽買可足耶陰白於州爲從上遏絕者
盡罷蠲之痛抑諸費甚不可免則買鹽有餘錢足以
當矣久之亭戶爭煮鹽中官君爲益買零鹽隨稱輕
重得錢增十八九右曹上其最進官者再焉君又禱

提鹽除紹興年借欠亦且千萬自是亭民不復咎訊
始著新衣置家具君亦治教庾飾公廨內外堅好矣
岱山在明州昌國縣大海際居者數千君直其爭訟
島聚歡服不于守今日自有岱山場未有也吏與甲
頭故為借狀者方大怨君竟訟君妄用鹽本錢有司
考君一任無借狀用四百餘萬雖買鹽之餘蓋本錢
也君無以解笑曰法當是柰何惟處置耳太守極諒
君無私得免然瀕於罪矣世常曰仕不舉職為可媿
然而有人之過有法之患夫法不為人計也所以待
有罪而已世不獨貪情不材而後得罪於法也廉善
有能亦未免焉人之情無以勸而法有所待則雖名
司顯吏將畏悔而不勇為者多矣况如君者亦幸而

免爾而猶勇為之夫合碎曹猥局之事無一不治而後得稱治其治之難如此然則余於君之事所以載之詳者非以君能監一鹽場為可傳也嗟夫君諱叔豹字隱甫姓邵氏溫州平陽人曾祖膺祖錫父倬贈忠訓郎君有逸氣通識從進士試不中募造戰船補官監吉州龍泉縣酒稅耻之不赴後數年乃監光化軍酒稅軍無由額惟視酒稅耗登十官九稱之以為常君既足郡經用又賑流民之來食者去且二十年余友王道父為守其人陳某計有其利曰往邵監稅能之後不能也又監鎮江府權貨務都茶場門總領使專酒事賴君材欲倍賣辭曰某之於麴蘖無異故不欺而已矣日增月長可也驟倍之使市皆化飲也

日無以見爲士者矣君不幸埋沒鄙事然其剛難屈
其正難狎所遇多敬禮之蓋亦有所蓄而然也既脫
岱山得監造 御前軍器不及上紹熙五年六月十
五日卒年六十八十二月甲戌葬尚仁原娶周氏封
安人子持正持志女嫁林杓先卒次嫁朱至幼與浮
屠爲尼持正有籍春官工文詞用君遺恩調監台州
路橋酒諱弗肯稱手叙君行告曰始父常自課薪米
使持正學於先生今之爲先人榮者其不在此也銘
曰可俎豆也而下夷可陰覆也有杖之猶有可傳僅
毫絲若又泯泯當語誰慶元三年八月 日

沈元誠墓誌銘

古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以其德限之而云也

後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亦以其德限之乎未
可知也夫士毀簪隈巷敗衣縷褐耳然而專爲善且
責將以公天下準後世其止於一鄉一國尚不能傳
而遠也不然則夷惠之流孔氏之門人何以垂稱焉
及其後也士以位爲善位之貴可以達於天下後世
而善之利始可以著於天下後世位所不達則士怠
於自脩而苟且以求安雖一鄉而已者一國而已者
猶病其乏也况不止一鄉一國乎就其不止一鄉一
國而世無孔子孟子復無以定其論於是高下之疑
誠僞之雜美穎將爲幹實膚脆將爲堅成壁言之物焉
春種之不待秋而穫也嗚呼不限於德而限於位使
士不能如古人者其勢之然哉温之瑞安縣有士曰

沈君諱大經字元誠余不知其一鄉一國之善歟抑
不止一鄉一國者歟余見其躬爲善且之責甚專位雖
不達而敬善爲善之利甚勤自君從父躬行兄大廉
本誠居敬尊紹絕學君閑而懋之通物以性成身以
行應事以理博書環傳皆究端極曲文短句亦中程
律瑞安稱多士君獨爲前輩宿老慰寵後進有所裁
正無不服從在家肅如也妻子族人化而不慢矣初
入太學司業博士皆傾下之已而用累舉授漳浦縣
主簿有故人爲其郡太守過君門請與俱行君不得
辭至未幾求監南嶽廟而歸紹熙二年正月辛酉卒
其十月某日葬來暮鄉余與山君既重其縣人縣將
有大慮必待君而後決君同其疾患時其闕蠹起而

謀諸新廟學補荒年修地利設水險備欠政故今盜
奪於海者自屏不近縣米賈歲來自海南米不大踊
復石崗斗門濬九鄉河渠年以不侵皆君所建畫也
雖古人自來於窮約者不必盡著爲善之利然而君
能專爲善之責操其實柄而庶幾豪髮之可以及人
其不怠於自脩而苟且以求安審矣曾王父曰惟欽
王父曰度父曰夷行孺人項氏先君卒子曰上達中
孚曰三畏早卒壻曰林尚友項迪孫男彌尊彌章彌
高彌堅彌邵餘未名孫女嫁章學詩上達請余銘君
之墓六年矣嗚呼君之善止一鄉乎鄉人銘之可也
何必其子孫不止一鄉乎當有達者記之矣余不肖
敢辭也上達固以請銘曰西峴原南堤宅伊沈夫

子之德惟其卿之傳耶非松非栢慶元三年月 日

奉議郎鄭公墓誌銘

莆人鄭洙言曰先人歿於乾道壬辰葬用淳熙甲午
惟先友莆一二賢大夫也不敢銘誨洙曰必別求賢
有文者洙也不肖不足以得懷疑重請延佇于今二
十六年矣懼老且死不能振幽芳昭遺緒豈惟不肖
又抱不孝之罪以殞吾子繼不勝任勉矣筆之也按
洙狀鄭氏自太府卿露徙莆南湖露之孫曰太中大
夫教生五子各以其居自別為祖由教之子司門郎
準三世而為君之曾祖曰亞卿祖曰資深父曰安正
君諱耕老字毅叔幼孤母林氏有專行切切課君從
三兄學曰余婦人汝欺余易耳欺場屋難也君兄弟

益自力卿論多甲乙送之至再舉三子云中進士第
主福州懷安縣簿而林氏卒喪除歎曰祿不逮親矣
求仕何爲復居廬二年親戚故人強起之調温州法
曹守故用常平錢物君不聽忤守意又欲捨去其友
知旁郡固止之教授明州學四明自女真焚蕩士之
學學之地陋弗理君爲講說科舉之外者更營學區
取田以供鄉飲費侍從薦君通經術甚衆召見奏事
明辨孝宗悅親筆用爲國子監主簿於是執政患職
事官多待闕失職以君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
滿秩不朝集遂歸南陂移梅種竹終焉始君雖捷應
舉已厭聲律浮靡讀詩周易洪範中庸及論語孟子
味其深微皆有訓釋著仁義禮樂扶中截流等論推

明聖人之道歸於中正不偏常行不戢而佛者以寂
默無爲亂之此性命道德之蠹也常撫書語其子曰
時不我知我死若藏此書南上而巳榮利澹無與
既喪母宦進尤薄每曰吾心方神遲習險復熾余所
畏也林氏墓有小精廬南陂木蘭溪有草堂堂南有
沂春亭舞雩臺君所常往來也具舟揖琴書晴光月
夕不從賓御夷猶溪上忘其近遠溪北野農常吹簫
擊鼓送迎之莆多大儒名士皆君輩行上下相善甚
其間相踵爲輔相然不以身之進退望焉蓋六經孔
氏之學通於天下而人之心知耳目有淺深之殊百
有餘年以來士雖以其深者自命而世之好惡趨舍
猶不能盡合也故妙已而粗物譁僞而毀真方並逐

於末流以斷敗本學矣惟不必於用者知自重不急
於教者知自樂自重則嚴已自樂則恕人余以殊所
次君事及其書考之君學爲用而不求用可以教而
不教退靜多而進動少未嘗違世而世莫之同也昔
孔子謂顏淵捨之則臧曾哲曰異三子者之撰聖賢
之遺意庶幾乎君之卒年六十五矣其葬在文賦里
東山娶林氏二子炳洙女嫁朱審度銘曰 南陂之
書今故存兮溪北鼓簫後可聞兮慶元三年十月日

宋鄒卿墓誌銘

君姓宋氏諱希孟字鄒卿温州平陽人曾祖廕祖槩
父之時慶元二年十月癸丑卒年八十三明年正月
葬瑞安縣長山娶徐氏子長曰伯廉幼曰彌大曰直

大成大曰浮屠義天皆先卒女嫁葉浩孫男女十二
人浩以君行語余曰翁一生姓名不懸符牒足趾不
履官府僧卧四十年常坐惟一曲繩床怠則假寐終
不易坐床題夏簷柱黑白成坎今其處存焉其於已
耻而不縱其於人厚而不議敬妻如賓役僮如倩以
爭爲殘以吝爲賊靜而生明慮而先驗其疾不痛其
死不亂蓋性有樂地身有常德質合道器合仁不教
而自至也凡書籍所載問學所講其道心人欲出入
不常操揉磨治乃克底善故其爲文義反復而可傳
又所謂逸民隱德者亦必苦身勞力晝研暮讀求志
達道不捨晷刻使夫人以爲是可以振暴於當世而
尚闕然隱沒不能足也然則矯惡而進善援顯以明

隱古今之故既皆若此矣今翁全乎天得之成資而
安乎畎畝之至順無持乎生存之學而無斲乎死滅
之名是以親戚故人之外鮮有知者其知者猶曰是
固田里之善而天民之常爾余聞而矍然嗟夫余之
後夫子也前掩而後覆補敗而扶傷澆澆焉雜乎善
惡而役乎名實也如泥中之跡焉徒示其跌而已矣
其不得爲田里之善天民之常審哉銘曰 淳心之
成其行不傾以不膠乎死生慶元四年 月 日

承事郎致仕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正己字聖與温州平陽人始名千乘而
字建侯自言夢有錫以今名者因併字更之然相謂
君者猶曰建侯云曾祖賁祖淳父邈紹興中爲太學

生 高宗慶元八年以恩補迪功郎君自少時順悌長
老無違行雖已肅文尤巽抑常稱善掩惡退在人後
遇後生有教諫亦諷道宛轉不令失色詞嘗不幸有
意外事素不樂者乘時擠君君不憾待之如平日其
黨後有急君勇赴之力爲盡擠者慙服人以是愛信
號長者家故貧由功粗給衣食君環視無幾何歎曰
富貴有命吾自度不能益矣然可復損於今乎約膏
凡用至鮭菜細瑣往往人不能堪然客至輒具酒食
中禮或一日忽倒囊與人錢不吝也族人昆弟時節
集處君未嘗不先赴抵掌極論大笑爲樂有未至者
聞笑聲曰是健侯兄在耶皆倒屣惟恐後因相與竟
日不忍去蓋雍穆之助也君本有當世志既無所遇

合而其子擢進士第二人君謂曰吾疇昔所願不過
平進一官而止然而終不可得今汝廼得高第又平
進所願而不得者汝蕪二滋幸矣然立朝有義臨民
有政自今汝謹聽吾預告汝因每事爲節度授之間
則浮舟散策獨到山海孤絕處忘其返焉嘉泰三年
郊祀禮成封承事郎故人親戚爭酌以壽君君意在
自喜曰自吾祖垂三百年仕蓋有榮其先者吾何德
乃獨身被之顧老不足爲善將無以報國而死柰何
開禧元年君疾且革不亂語不及身後五月二十四
日卒年七十五再娶皆林氏封孺人子男中承議郎
著作佐郎蕪資善堂小學教授女嫁同邑進士薛仍
孫男三曰選孫還孫近孫明年三月壬午中葬君于

烏輿山迪功墓右崗惟君幽潛私淑報以其子而中
方佐太史氏掌教元子嚮用矣當大列鼎養君也而
不少湏以死銘曰 種之炊之有實其鍊熟而食之
孔美且馥亦既難老可以期耄紀辭于泉君子是悼
開禧二年正月 日

朝奉大夫致仕黃公墓誌銘

越新昌黃公諱仁靜字仲山其先娶徙也曾祖朴祖
巽父惠之公累封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年八十七開
禧元年八月乙丑卒十二月庚申葬孟塘石冢山北
麓娶沈氏繼室潘氏皆封宜人子男六度朝散大夫
直寶文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庶廣宜州文
學廡從事郎湖州長興縣主簿庭迪功郎池州州學

教授士隆太學生子女二壻奉議郎知婺州東陽縣
韓墨卿宣教郎知慶元府鄞縣周之瑞而庶士隆及
嫁墨卿者先已卒孫男十二邁迪功郎鎮江府司戶
參軍章卿貢進士遵準迪功郎饒州司戶參軍覃蒂
申餘未名而邁遵皆早卒孫女九壻文林郎常州軍
事推官周南文林郎武昌軍節度推官來淳從事郎
婺州觀察推官王棻將仕郎陳燭餘未行曾孫男七
女一皆未齒也黃氏越之聞家而公越之君子也少
爲士家未充米鹽旦夕急公求所以逸其親者百力
督課以身先之未久有田二十頃公以爲如是而已
則以財自沒矣於是諸子出師入友交勸以學而度
中進士第公喜曰吾雖未耄老然天其畀吾休乎遂

營隱居沃州之尾孟塘之山以某夫人年高多疾卧
起須公尚未決去也及某夫人歿終喪松栢迷道庭
花合圍公著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省送月於林
情中凡故疇新畎廩假進退抱孫長息婚嫁有無皆
落莫恍惚若夢中事唯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啖
麪羹苦葢微爲語儒佛二氏所以離合者自言見性命
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非有其說深羨陳君舉來遊
經年常縱論夜分君舉名善辯不能窮詰而畏之曰
此非由師授而得也至於天性曠達不作疑吝推已
利人不自封殖無顏色之悅而人譽其德無市井之
惠而人懷其恩蓋其中之信於人也方度宦浙東西
公來不過三月爲御史諫官事有當言言有難盡微

婉順導冀必感發前後援親以請至八九輒不聽取
後命使守泉復固辭 天子知公實老矣乃自顯謨
進直寶文閣許以養公君臣父子之際人又以為難
焉蓋自癸未至乙丑四十餘年公子孫屢以文字起
庭既釋褐公疾始侵呼章語之曰汝知吾樂乎章對
不知也曰夫除世俗寵事易斷細微精想難吾用力
於此久矣然葉落枝生不知其幾今真斷矣故樂也
臨絕視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
遂歿銘曰 昔君之來兮交茲山而誰儔今君之去
兮邈茲山乎何求其風疏疏其月皎皎彼蔚者載不
尚有詔

司農卿胡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公姓詹氏諱體仁字元善初後其舅張氏既復爲詹
氏詹氏之先有自光州固始家于建武夷者其後別
居江浙皆本武夷而公爲浦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少有異材鄉舉第一授贛州信豐縣尉見張忠獻公
論滅虜祕計忠獻壯之辟爲屬以公贈朝奉大夫公
始冠第進士大夫死錢塘與柩俱返哀動行路未幾
張氏祖亦死仲勇童孺不勝喪公服重治家事教舅
有立人無異言調饒州浮梁尉郡以公屢獲盜欲奏
其賞謝不就爲湖州歸安丞會張氏祖母死終喪爲
泉州晉江丞公穎邁特立在下僚氣順言正喜因事
開說以便民上官不以氣類離合常敬聽梁丞相薦
於朝召授太學錄遷博士于時學官號天下選講學

得人之盛後以爲不可及公居間前後四年功最多
遷太常博士 高宗方定謚或謂宜稱堯宗公言於
古無據謂比殷高宗謚改高後爲少卿謚 孝宗亦
公所定議者皆厭服從之遷丞攝郎金部提舉浙西
常平除左曹郎胡廣總領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
錢亂幣法劫掠爲變公謂諸司宜速討曰此去京師
千餘里上請須報賊計行也於是群黨亟壞人不知
警就遷司農少卿召爲太常少卿 光宗疾省重華
不以時中外駭懼或瘖不出語公深陳父子至恩敷
發廷臣使交疏迭諫用意尤苦永阜陵當復士公言
本營思陵非高爽地自思而西勢益卑下非所以安
神靈也宰相不聽公爭之力遷太府卿即請外除直

龍圖閣知福州歲餘時論浸異言者遂以爭山陵事
爲公罪罷凡八年徙犀茗雲翫渴水石誦讀悠然復
龍圖知靜江府始至勞農觀田器公曰是薄而小不
足盡地力且無溝畎何以行水乃更造農具取水法
物別爲圖授之移知鄂州除司農卿再爲湖廣總領
公恩在鄂師戍卒遲公來合兩乎曰復得吾父矣蓋
儒者之政歸於正已厚下而已世吏所以便文自用
者雖善弗錄也爲民利無不舉爲民害無不去以其
下爲當捐無不與以其上爲不當取無不革也故公
於浙西開漕渠浚練湖置斗門以備水旱特散鹽本
錢數萬以業亭民湖廣幣輕出百萬權其價而故諸
州積欠亦百餘萬諸屯累重者增券給之數腐糴糶新

士食好米又與鄂州運司同築武昌萬金堤福州之
僧坊以賂易主者差其直有常數公一徹去其在桂
則十縣之稅錢爲閣一萬四千雜稅朱膠爲除八千
大凡州縣之以用之告以賦重請皆立應無留也人
或疑公且空有司之藏爲百姓地矣而公之財常源
源暴暴如泉湧山聚此又世吏所難測也公立朝察
消長觀會通勸發善意助達陽德於人材治道開闔
明晦密扶顯相功效十數顧難以言傳也自趙丞相
去士久失職公率同志請於周丞相反覆極論責以
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者三十餘人周丞相不能用
然其後亦多所收擢公之力也時邊事方日暮急而
公已病猶懇懇調護兵民杜塞希意迎和者朝廷既

召公歸遂以開禧二年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四矣武
昌之人如喪所親號泣送之夫人吳氏聶氏先公卒
復娶沈氏皆封恭人五子端憲從事即端憲迪功郎
端直將仕郎端方端靖四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
鄉某所公少從建安朱公學得其指要已而徧觀諸
書博求百家融會通夾天文地理象數異書無不該
極每陋巷棊凡茗飲冷落或窮游縱觀觴行林澗輒
爲人講說本末條暢眉蹠日明照坐弈弈夜闌燭盡
聽者忘疲著象數總義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始公之
後張氏詹氏諸兄蚤世而貧公養視弟鼎鼎買田宅具
婚嫁女爲官人妻既還詹氏經營二家如一日至於
吊死卹孤無踈戚貴賤有無共之信矣其篤厚于君子

也余觀公在朝有可以致高位之時屢矣而義不苟
取嘗與同僚燕語顧余而歎曰吾等善自立須子一
好墓銘而已悲夫余之卒銘公也耶銘曰

約步則履殆無奇行恢疎偉人難中準繩莫求廣居
陋者則然大德不踰公其有焉相彼豪雄竭海摧嶽
又粹以慤金鍊玉琢匪質偶成以學故能既超既騰
靡公靡卿噫嘻古人用豈必盡我銘此詩哀而勿愠

林伯和墓誌銘

伯和林氏名彝一字元秀台州黃巖人曾祖寔祖灝
父興祥贈宣義郎妣戴氏宜人宣義少貧業行賈同
賈分獲壽錢竟惟飲乃去宣義徐覆之誤多若干退
還於塗同賈殊惘然曰我愧君矣復惟飲而別宜人

亦重義不吝夫婦意合鄰女將字而孤養視如已子
擇對嫁之其人父母事終身蓋宣義年八十四宜人
年八十二而卒伯和以進士起主明州奉化縣簿定
海縣丞知福州候官縣通判筠州未行紹熙三年七
月庚午卒年四十九在定海郡令受租輸伯和縱民
自槩量吏爭曰數不足當俱坐伯和故行之卒無欠
在候官方視印吏言無以解板帳請速逋戶伯和曰
吾未曉也榜盡三日約民量自欠輸十之二過是當
考實均限民爭輸不夫期因盡閱邑目得其要戒吏
旁立待命而已無得預理欠遠伯和去無以逋稅受
答者石門鄉田頃五十七畝受米二斗六升太平興
國中民田在外鄉者輸其鄉紹興經界曰此本鄉稅

也由是比他鄉倍六七民不堪重伯和曰帥特免和
羅折變及餘料配鄉賴以蘇俟官之俗淳伯和靜撫
之民服教令木陰滿庭終日寂寂無復訟者然不以
聲色徇上官奉化時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尉以
雜戲迓之百里外伯和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略吾地
無以迓爲也竟不迓定海時富人用本路常平使籍
散不受役伯和役之如今常平使改役伯和曰私
產可公徵乎不許常平捕其曹吏幾盡將爲名以劾
會其罷而止候官時刑獄使武吏素不相得擒縣胥
移問怒拍案聲出廳屋伯和徐答報不能屈恚怒日
突入縣慮囚值其獄空而去既復以告帥使加罪帥
疑之以物色訪求民譽伯和不容曰乃已初余年未

冠識伯和兄弟勇不自抑數爲言古人之道或顯或
晦當世之學有是有非伯和喜游日以親因又識宣
義質實老人厚而不踰披心語口可背面察也宜人尤
淑善聽夫子所爲家事貧而理賓友往來門內和樂
余每歎其父母兄弟能如是足尚矣其後伯和出仕
行其所知敢決不回一家皆自戰助伯和爲善聲實
充滿人謂伯和於官無不宜也既而宜人卒長子仲
履夭伯和與宣義仍相繼卒棺擲椁縈門戶更仆起
垂二十年次子仲謙始用伯和遺恩補迪功卽授臨
興府司戶長女嫁修職卽新添差吉州司戶趙崇賢
次許嫁通仕卽木浩次未嫁幼先死然則以伯和之
行事觀林氏之盛衰所以蹶而復正者其諸安命而

待義之驗耶始伯和之夫人杜氏以紹熙四年九月
甲申葬伯和於善化鄉樟槿山而銘未立叔和及仲
謙屢以請余病且老念昔語伯和今退墮幾何矣而
仲謙文詞奔放橫逸學進而未已其還以余之語伯
和者教戒余也顧余老可捨也已嗚呼可以悼余之
衰而伯和不死矣故併叙而銘銘曰 既為鼎沒何
所濯纓之歌悲復苦不為棟摧焉之伐木之音哀以愆

翁誠之墓誌銘

公姓翁氏諱忱字誠之温州樂清人曾祖某祖某父
某公貌方神清正其色調無一毫假與人意人亦以
公為不可冀幸見之者必慮而後言擇而後求未嘗
敢輒以非義干也然或退而窺公之私於家人父子

朋友之倫油翼粹美意細而情親篤厚甚矣學不名
一家事物之義理深約精盡文字重密有周漢體詩
尤得句律讀之者如在朝朝聽韶濩之音金石之聲
非山澤之癯所能爲也少有大志自閭閻隱疾田野
久困上刺人主祕及宮掖皆欲盡言而不忌誠使得
行其意不得乎其言則不止不得乎其職則不進也
公之平生可考見者如此然則不足爲名士賢大夫
乎中進士第歷明州慈溪縣尉邵州邵陽縣令知岳
州巴陵縣通判郴州官累朝奉郎公既不求知於人
人亦無能知公者至其造意廣遠據經堅決寄諷於
草木託興於亭傳人多憚而不能回也開禧元年十
二月七日卒於彬州年六十九夫人張氏二子中行

先卒中立將仕郎三女長嫁進士包某次嫁文林郎
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又次嫁進
士陳某孫男女各一人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葬永嘉
縣秀峯山村其先人焉於是同年生龍泉葉某與爲
銘銘曰 嗚呼誠之嗚嗚乎繩繩乎不伎不求歸全
其生乎不從古人於九京乎

夫人薛氏墓誌銘

胡序少賓夫人曰薛氏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二家求
嘉望姓世相婚姻少負於夫人實內外兄弟夫人之
弟常州君博習綜練號有管葛事業天下所謂薛士
隆者而少賓通達沉雄特自期負厚甚與士隆取舍
畧不盡同也年且五十猶未有仕宦意夫人助之掃

一室時卧起飲食而已人疑少賓內富樂故不輕出
不知其貧也少賓監湖州酒庫卒官家益空夫人治
如平日不使其子問有無已而子宗子守相次登進
士第以能文有學爲名士師友必於四方在家如處
子里巷人不識面未嘗謁州縣也又不幸皆先死夫
人雖悲不以亂志最後幼子定得試禮部而夫人卒
年八十嘉定元年正月晦日也其四月朔祔于永嘉
縣吹臺鄉少賓之墓夫人五子曰寅亦早夭葬夫人
者宇也婿曰孫楠黃庭陳旸吳珩庭嘉泰進士孫男
四人曰壑曰壘曰圭曰堂嗚呼余於夫人知爲家者
不以貧富有無而家道常存也其子若孫不以通塞
隱顯而善常積名常聞也銘曰
少賓溫溫萬夫之

豪宗也繼長守也增高勉勉夫人遭世變遷蚤聽暮
教以考厥年其在後人力仁力義達於家邦夫人之志

致政朝請即葉公壙誌

公姓葉氏諱先祖字顯之祖公濟游太學無成貴衰
去處州龍泉君於溫至公定為永嘉人公性拓筆志
願大困於無地不自振立歲既晚專屏靜處不預人
事味山野之樂而遠市朝服臺笠以忘冠紳焉年八
十五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積封至朝請即賜
紫衣金魚夫人杜氏先公二十六年卒封安人子男
六曰逮曰某朝散大夫尚書兵部侍郎曰還曰過曰
邁曰造女三嫁孫夔項士龍伍衡爾孫男八曰思益
曰福歌先天曰宣曰阿阜曰宋將仕郎曰宓曰楠郎

曰阿勝曰阿自孫女五曰媛曰季皆先夫曰淑曰止
曰雅嘉泰四年二月初八日葬永嘉縣建牙鄉無相
院山之右初杜氏葬膺符鄉上水陸院西及是不克
合吳人勝成記墳

高永州墓誌銘

慶元己未夏余畏風更用寒熱藥不療病聚腹脅上
行四肢百體皆失度如土木偶衆醫妄議却立親黨
不知所爲多引去惟外舅朝奉大夫永州高使君日
來視余其明年庚申永州亦病四月二十三日卒方
永州且病且死余不能伏枕席常狂行竟日其疾不
能問其殮不能哭也又明年辛酉十一月初九日葬
于永嘉官莊其子屬余銘又不能爲嗚呼余山野人

爾未州徒以文墨事不辱壻之而無銘以傳余義關
矣又六年丁卯余疾終未愈也然漸欲搦筆矣乃次
而銘之使君諱子莫字執中蒙城之高寔生
宣仁聖烈后后親姪公繪任保靜軍節度使贈太師
追封咸寧郡王爲公曾祖祖世定朝議大夫祕閣修
撰父本之從事郎江西運司幹官贈朝議大夫運幹
卒時生五年矣高氏來未嘉無宅無田公幼孤貧甚
天性耐窮約知事輕重轉側問巷間自來師友以立
門戶故雖貴姓而知名與儒書生等調郢州京山尉
虜新抽兵葦屋數楹在藁寇中公視弓手土豪如家
人盡死力賊發輒滅流亡復歸諸司高其能舉改官
至六七會罷獄廟理考法而止知明州象山縣大饑

負樵百斤易糟一掬公聽鷄聲出竭公私哺之夜歸
以斗落爲候歲尋大熟麥一莖四五穗民還宿逋錢
未露積魏惠憲王甚愛公曰類我家人諸參佐敬之
曰寒士爾知處州麗水縣善以簡靜拊養薄有銖黍
便民事亦爲設方畧廢置補預借一料民稍寬監左
藏東庫辟成都鈐轄司幹官母老不行通判台州守
猜而歛厚民怨惡之公據職爭辨守積不喜中以法
謫主管崇道觀猶名自陳所過遮泣曰誰獨護我通
判隆興府帥素知公材命吏必先曰通判吾書行而
已事無不出公意一府大治歸賢其帥知未州未到
郡卒年六十一夫人翁氏封宜人子二人不愚不息
迪功郎福州長溪縣主簿女二人長歸余幼歸朝奉

郎平江府通判包履常男孫五人叔筠彥偉彥修彥
侃彥符女孫一人公風神峻美雖中夜踈散亦就儀
律人謂圖畫當似之敏達明恕要在不繁鞭撻而事
舉退公常掩戶脩然一衣數十年生計粗給其仕雖
取知或連章薦引然不驗晚乘太守車若將有爲也
而又死銘曰 車欲輻輪不寘河旁馬有粟黃不在
康莊浮桴百艱終也望洋善價可求孰爲公償山寘
寘以宿雲水幽幽而擊柳嗟官莊之原兮有求其藏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觀鮑公墓誌銘

清卿初病足以兩竹自輿過親舊輒止飲酒笑語如

平時稍侵猶循行園林住磐石上數花鬚嗅松葉為

樂轉劇謝客危坐嘉定元年九月癸卯卒年六十八

十二月甲申其子迪功郎興化縣尉堃葬清卿於父

朝散墓東壬山堃哭謂余知先人莫如子鮑氏之譜

曰鮑叔後也四遷至洛陽唐季徙越徙杭七世祖皓

皓生守忠皆官於永嘉遂為永嘉人高祖軻太常少

卿曾祖極宿州教授有聞熙豐中翰林學士梁公燾

銘其墓祖誨梁公銘所謂有隱德東南士人器重之

者也梁公元祐名臣也父得明縉雲縣令族父司封
貞外郎彪銘之司封亦名士也清卿諱瀟生六七年
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入太學每一篇出士人轉相
授塾首醉心爭效其體惟恐不庶幾也前後積取高
等中上第教授處州興化軍幹辦湖運司公事知新
昌縣通判豪州知潮州自乞官觀知融州復乞中佐
觀而終累官朝散大夫墊之言曰先人接華緒富美
實殆天昇然意將有以用之也然而糠粃名與富苟
官爵雖於古所謂為貧而仕者小俛焉就之若夫不
以義而富貴未嘗不趨焉遠之也以是閔默不遇而
死及之子重知吾先人彼歷官行事之瑣瑣無述可
也惟事外之志庶幾舒萬一以昭余哀嗚呼千鈞重

卷五
四

任也載以大鵬之翼猶一豪末也超埃壙軼浮雲上
於帝庭而豈知榆枋之尋大哉宜楚之不願述也清
卿智識絕異於治亂消長推見至隱規度深密可以
遏絕橫潰然而不以干權勢佐策畫也吏道尤敏給
鈞深應猝投機立發不得回止也然而不以耀聲威
明恩怨與一世朋友上下文墨論議之間宮動商應
而笙鏞錯陳之也然而不以養交黨資進取一吟一
詠有陶謝之思一觴一曲有嵇阮之放隱几永日澹
泊灰槁有瞿莊之決也悲夫已矣雖然清卿之歷官
行事則亦有卓詭過人者方永思陵復土清卿主新
昌頓逝中貴人衛士求索紛雜至裂袂供張棄食飲推
床呼梓他邑失魂魄奔命清卿取小胥取執籌籤削

之瀕運河立曰大行在道率土悲殞非臣子自快時
也小縣排設既一應法矣而公輦誅責不已吾捨兩
目蹈此水爲百姓請命公能自安乎衆大驚謝過退
即次肅然民免橫斂而大官先置猶餘二百萬上之
濠歸正人常跳淮梟虜邊殺入燒屋相繼千戶隔河
注箭徵主 叫罵清卿使與打話曰吾在此姑待集
其總首撫之曰爾等首我面如滿月忍爲是乎歸正
人感動皆拜且泣曰請後不敢自是終清卿去邊人
開竇而睡牛馬被野矣然則其歷官行事若是者可
謂卓詭過人矣余豈得而略之哉清卿娶劉氏封宜
人二子渠先死孫愔愔將以致仕恩補官銘曰嗟
人之英去爲神明挾壬山兮以靈

莊夫人墓誌銘

慶元戊午余始居生薑門外西湖上金華王植立之
實來於時士相禁以學立之宰相家予匿姓名捨輜
重從余窮絕處水村夜寂蠻舍一漁火隱約而立之
執書循厓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
郁朔設坵盛集立之獨後至中表咲曰上學來歎蓋
靳之也自是歲率一來他日余過立之屋牆靜修牖
案潔清僮御敬勤物具中儀余固惑焉凡學於外者
必弛於家今乃不若是何歟問所以然則其夫人在
氏之力也莊氏歸立之二十餘年一切以勞自當而
奉夫子於學故立之不爲此言省而家事自治斯異矣
夫母於子能使之學古今常道婦於夫能勸其學非

今也古人之事也母之於子有祿利故使之學非必
賢母而後能也婦於夫將以垂其名非必有祿利其
勸之學非賢婦人不能矣余先人祥之歲立之來而
亟去止之不可曰婦將克吾欲勿行婦曰第往吾期
未也今其未或既皆不可知吾速返矣夫不以一身
之急廢其夫千里之會斯又賢也去年余在建鄴立
之來歐欵曰莊氏子所謂賢者丙寅八月初七死矣
十二月十四葬其所矣其歸也不及事吾父母吾祖
妣魏國之愛也莊氏孝事之吾之偏也莊氏柔承之
吾女弟行也而盡用其奩中物外妹不能嫁也而割
其田其儉至於惜一錢而以爲吾師交之費吾之困
無一言而以吾之得從巨人名士爲其身之喜吾之

友二弟也雖貧而四十口之聚無所間曰傳任備是三子也雖幼而能不以小且近教之吾已矣無所復望於今世而謂莊氏之足以終吾身也而卒至此信矣其窮也子哀吾者其得無辭乎余曰然夫人名則亦金華人二女曰師莒奴銘曰不妄喜愠成婦之德不苟利澤知學之獲益封我原益樹我杞既以其夫亦以其子嘉定元年七月 日

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傳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竒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

從之雖縻他師亦藉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隆師友事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四方受業愈衆乾道八年策進士殿廩是公第一奏入不果用教授泰州朝廷難以銓法持之遂授太學錄將召試館職復不果使告公將以爲編脩官公辭焉通判福州右正言黃洽引王安石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陽軍或言知名士發不用凡三十三人公爲其首執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鬢髮頽無黑者都人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光宗逆勞曰卿昔安在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遷祕書少監兼

卷之四

實錄院編修官皇子贊讀歷起居即舍人比日兼中書
舍人會上疾不能覲重華公陰諷顯諫危論婉說因
乞致仕下殿徑行改祕閣修撰復兼贊讀不至今上
即位除中書舍人侍講同實錄院修撰御史中丞謝
深甫論公言不顧行提舉興國宮居三年察官交疏
削秩罷時慶元二年也嘉泰二年始復官再為興國
宮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待制寶謨閣三年十一
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寅葬于帆遊鄉澗村前
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人子師朴承務
即師轍新監鹽官買納場潘子順薛師雍林子燕徐
冲皆躋也既仕未仕者張紹張疇未嫁者一女孫女
一人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已兢畏為主敬德集義於

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
論之而呂公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
然後學之內外本末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書驗
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措
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
折旋其間呂公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實究
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
民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理義庶
耻為人材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
庭為人主一體群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
之情凡成周所以為盛昔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
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荷負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嗚

五
四

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彌綸之義弘矣蓋魯有臧文仲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晉有叔向四人者當周之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尊奉前聞而斟酌行之不啻於古不祖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此春秋名世之士孔子之所賢者也今公亦考元祐慶曆上極建隆以達乎紹興之後將擲理絃續起廢疾解倒懸而燠然之使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先後也始公以盛名天下歸重意其將有為矣其錄大學也議科舉敝法頗隱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為異矣其倅福州也平一府曲直使不得隱而已然而畏其明而苦其決者以為專矣流言轉易應和喧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孝宗嘗以禁

中從容讀公所論著光宗嘗因直前獨對許公且
大用及今上御極有講堂之舊招徠初載有咨謀
之美然而奪其眷者使反為怒蔽其知者使不復思
而公之身竟以斥矣以彼四人使其君臣之際上下
之友不遂靡然為時所向而謗毀言雜於朝市疑信異
其終始則夫功烈之成就曾不能萬一而况其有大
於四人者乎此余於公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
之難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公葬四年吏部
侍郎蔡公行之始狀其行於太史行之從公蚤載之
詳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故撫其平生大指
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之已載者不復述也
銘曰嗚呼陳公未壯而興群士驚奔來師來承三代

統紀漢唐制度百世雖遠一二以數事研於終德復
於初發為詞華乃學之餘內聖外王本末洪纖春秋
四人孔子所嚴建隆之元實維下武斟酌損益可繼
堯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材生之甚難莫我肯培名胡
忌高實奚惡富裂棄文錦縫彼敗素寄印如累其說
云云擁書如林其樂欣欣有摘之菴有函之芬有擊
其舟音遠不聞我瞻澗村泚矣南塘二物則存公乎
在亡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

隆興乾道中天下稱甫之賢曰二劉公著作諱夙字
賓之弟正字諱翔字復之其學本於師友成於理義
輕爵祿而重出處享名聞而薄利勢立朝能盡言治

民能盡力居家以父母兄弟為心而不私其身鄉黨
隱一州之患若除其身之疾其飭廉隅定臧否公是
非審予奪皆可以暴之當世方 孝宗始初求治召
二公寘館閣犯而不欺難進易退國人貴焉以為麟
見獲鳳來儀也不幸正字年四十四以乾道六年六
月卒其明年五月者作年四十八亦卒四方相弔如
悲親戚後四十年道其事者尚相與悼痛嗟惜不已
嗚呼其中心誠信於人耶士之不求為君子者視此
歟者作生毀齒日讀千字已記億猶摘誦不離口同
學兒黃芻李野笑曰豈患此數句易忘耶著作曰我
心樂此誦又樂益深矣聞者異之詰所以樂皆自言
也二公及芻蓋師中書舍人林公事之終身林公多

光朝莆人所謂艾軒先生者也正字少而喜易蘄以
名家著作曰春秋爲王介甫塞久矣由是更治春
秋紹興庚辰禮部奏第一前九年著作以詞賦在第二
二二公不爲科舉學雖場屋荒速之文與論著金石
等而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
及者著作既釋褐調吉州司戶臨安府教授會正字
迎游夫人於永嘉易教授温州召試館職學生院問
薦舉之敝著作對策曰此執政大臣爲惠而不爲政
致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
私其親今將告執政大臣曰子爲子厚乎爲執中乎
則艷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爲子厚執中所不爲者
矣學者至今誦之除秘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編

修官母老屢求去不許兼史院編修官著作曰求去
以便私也美職可因而得乎力辭不就右正言陳良
祐侍御史周操疑其必去合疏留之除著作佐郎初
素檜死高宗開諫路輪對群臣孝宗既即位望
太平旦夕屢講和未定內庭設射馳毬大雨水蝗害
稼而曾覲龍大淵挾聲勢陰進退士大夫士相顧莫
敢發口發亦輒逐時隆興二年七月也著作輪對見
上曰群臣不以堯舜事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憤
之上遽曰天下事可言者卿第言勿隱對曰自去夏
至今日再食東南三地震比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
蝗食雨中爲異尤大在廷紛紛謂陛下宜避殿損
膳自責矣而至今不聞德音古者災沴皆爲臣君

之一今一二大臣奉行且不暇何足語此殆左右近習盜一陛下權耳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一陛下乃親技擊聘衝轡豈緩急欲為自將地乎閻德陳敏近墮馬失臂梁珂亦挫折瀕死一陛下取親見也上為改容動色遂下詔曰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害於秋成朕甚懼焉其自八月朔不御正殿減常膳令侍從至館職疏朕闕失及當今急務著作復封上曰陛下引舊僚謀政事得如張闡王十朋可也乃與覲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平嚴法守裁僥倖自宮掖近侍始可也今梁珂一年三受醜賞他內目一日遷四使而但減鄉監即曹數十負乎昔姚崇以十事要其君曰能用則

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五事要其臣曰不能如是則
去能如是則留然則安用大臣孔道輔首論曹利用
羅崇勳使罷去呂誨范純仁力諫濮王稱親為不可
今公麼如楊傑曹尚熟視不敢議然則安用臺諫
又言國初階叛雖平人情未一故設邏卒廣耳目有
不便者一切聞上改之今徒監諂愈密豈可不畏禹
惡旨酒湯不瀟聲色夫宴游無度甚則有流蕩戲狎
之患御幸無節其終為人獸雜亂之禍願陛下罷
行前事應天以實庶可消弭災變疏入亟求罷留之
數十不可以為湖北安撫司參議不行三年十二月
覲大淵出為總管於是天下相慶而著作知衢州矣
復奏論君子小人之辨曰人主不示天下以所好而

常禁其所偏上深然之在州期年政平訟簡郡人盡
像祠公會覲副賀金正旦道衢謁公不納復求去徙
知温州春夏不雨公全家淡食請命八十餘日母游
夫人飭以梅乾自乞病甚主管崇道觀而去始正字
調温州戶曹緣歲大饑繼以大疫正字計口受祿以
其餘散粥糜日有常數同僚寓士富人爭効之挾醫
至門顰蹙足掩鼻却立正字親切脉煮藥晨往晏罷徑
入徐出有難之者曰將爲太夫人憂曰此老母意也
所活數萬人聚道旁棄兒常百計幕嫗乳飼聽無子
者擇取比滿秩灾疫猶未已皆泣曰司戶去吾何所
得衣食既而著作來守故民望之亦如正字及著作
亦去又泣曰天以二劉賜我而不能終也柰何莆人

五五
24

往還必問著作正字及蔣夫人安否其皆卒也哭之
皆失聲此蓋余少年親見聞實事也正字既解力曹
乞監嶽廟召對奏曰 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
士而聽許宜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以是
不得留猶改官知福清縣福之支邑月責羨錢而無
經賦正字盡罷之復請緩輸數月帥為併寬旁縣聽
訟使兩辭自詣無追呼者市食挂錢於門民當其物
持錢而去邑庭常空失械索所在時王參政之望為
帥自守不使僚屬杭禮正字以義責之望不悅也居
五月以疾復請祠歸再召對虞丞相允文贊上謀恢
復銳甚希進者趨和之正字極諫曰臣觀今日通和
未為失策昔富弼累增歲弊今減十萬矣往時兩淮

卷之四

不許備守今江北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上教兵
彼且呵問今泐淮分屯鼓聲達泗穎矣虜或示我弱
殆不可測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
容以待其變若慕彼人嚮導挾異國濟師合中原響
赴而兵不必衆就虜人儲聚而粟不必多憑虛蹈空
過為指料將有臨危失據之憂矣此所謂決天下於
一擲者也上竦然不以試除正字於時士無不嚮恢
復者朱公元晦亦以為人主義在復讎遇著作於李
德遠坐論之著作弗是也他日朱公曰乃為賓之德
遠夾攻德遠者吏部侍郎李浩也正字又言歸明人
宜散處州縣不當聚畿甸從之疾復作求為福建參
議官行至信安傳舍卒嗚呼二公之道所謂憂天下

之危而忘其身圖國家之便而不利其樂者歟著作
之還自溫疾有間莆亦大旱手爲救荒十餘事率鄉
人行之招潮惠米商白守免力勝四集城下郡以不
飢莆之苗斛餘六萬建炎盜起漕司筭其軍食猶剩
二萬五百八之福州自是莆有猶剩米斛增四歛焉
著作出湖北愬於朝捨其半請猶不已宰相袖書以
進盡蠲之正字嘗行秦溪有道瑾者駐家良久棺殮
瘞之乃去過劔津望覆舟號呼鮮鄭夫人髻金救之
而免平居昏暮扣戶宿春飯之二公行事隱顯大略
如此自謂朋友講習爲古今至樂常曰天下至大也
千歲至遠也所不可一日無者公論也朋友群居敬
畏之心所由生而公論之所由出也窮山永夕篝燈

卷之四

共語常聞鐘聲未已死日家無留費著作前後夫人
皆林氏子彌正朝請卽淮南轉運判官彌恭彌邵女
嫁鄭其卿林尚之其卿某官正字鄭夫人星生三子
起晦朝奉大夫祕書省正字起世迪功卽南海縣尉
皆已卒起元某官蓋著作止承議卽正字奉議卽而
彌正起晦起世皆登進士第起元則起晦爲大夫時
所任也諸孫曰瀛曰筦曰鎮曰慶曰洪曰合曰鼎而
正字則希醇希道希謙希深所爲祖也余童孺事二
公既與彌正爲友而起晦實同年生彌正曰吾二父
銘以幸子病眊十年不能文嗚呼悲夫二公之卒也
艾軒先生爲國受吊筆濡不忍銘以至是也而余何
敢僭雖然艾軒之不忍痛至也痛且遠德將湮無以

屬來者矣而余何敢忽每念紹興末淳熙終若汪聖
錫芮國瑞王龜齡張欽夫朱元晦鄭景望薛士隆呂
伯恭及劉賓之復之兄弟十餘公位雖屈其道伸矣
身雖沒其言立矣好惡同出處借進退用捨必能一
其志者也表直木於四達之達後生之所望而從也
著作既教授温州正字亦次攝學事於是邦之士披
山通谷浚泉源而達之川流其尚克有聞二公之力
也蓋余昔孺子而今老矣而又何敢忘乃爲銘曰
範曾祖也愿王父也顯考諱炳三世長者府君將終
有虹闐然升堂繞几如綬蜿蜒其端二公文字之符
有孝有德以言以謨並事阜陵致忠極愛朕樂聞過
不諫奚待如玉斯攻如木斯繩治煩去惑臣道以弘

味苦而長語甘而螫彼何人斯苟追朝父元凱既來
舜諧其琴伯夷叔齊稱之到今壽溪之原土囊之下
墓櫬相扶百世一化我銘其詩古人無已庶幾後生
聞風而起

朝請大夫司農少卿高公墓誌銘

宣仁后臨朝九年尤抑遠外家不私以官親姪公繪
公紀止防禦使后崩哲宗始雅思遷留後宣和前
公紀子世則任不過途刺及陪扈高宗翊戴宋州
自以功擢使相中興用人道廣戚晚功且子多顯幸
甚或侍從執政累累有焉由是公繪子世定修撰於
祕閣世則子百之亦直祕閣百之子子溶司農少卿
又公紀曾孫子潤太宗正丞蓋百年間宣仁近親高

氏美仕具是矣比其他勲戚重侯疊官富貴重家多
少相什伯也夫不問材否當時而榮人以力取之也
以賢自異待時而顯天以德報之也 宣仁紹姜女
胥宇之烈嗣太任思齊之聖復還堯舜仁義道爲宋
延無疆大歷服本於至公大義而已矣豈領計外家
區區恩愛厚薄哉聞於長老元祐之政姦邪小人特
不便故高氏不得志於紹聖崇觀用事者惴惴幾不
全 高宗惻然命宰相改謗史聖德復明然褒錄之
詔偶未及也余以國史叙高氏世次而少卿子不倚
請爲記其墓曰少卿字慶遠仁愛恭恕常獨處一室
不妄交接內敏而暢應和紛選中微入眇 若不能
言人倍賢之調平江府糧料院簽書越州節度判官

再通判平江府事長官如父兄職守不便立治亟改
吳人圍田壅下流者以里計皆豪勢家也公視水勢
所向標拆廢之人不敢怨知荆門軍漢旁百六十里
雨潦冒民田耕者不償種官捐廩六千石猶不能救
公曰此可謂巨害而昔未有議何也為泐漢築堤十
旬而成歲以不饑於役處得窖銀兩鑿甚衆人皆異
之公摩揉小郡辛苦在民與其大利約已惜費整壞
理闕又摘試義勇歲編軍容完新聲聞諸司薦授太
社令遷軍器大理丞倉曹即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
東父旱飛蝗食人食幾盡公予州縣粟五十萬分擇
官吏悉條前後賑卹善者數十事施行之勸鹽商以
米貼鈔販舟鱗集歲七日率屬郡寮齋合祠以祈既

大雪蝗死麥熟人以為至誠之應鹽司故例厚公削
去法不應得者先繩以身吏蠹頗息亭民本錢量留
十一償放博戶火伏日多支賣增十三四召還除左
曹郎軍器監入司農為少卿時太倉米名具無實上
下蔽匿莫敢覆按公疏十年致弊本末請一洗宿負
給新錢從之方別為細條使後可繼而公以憂歸矣
初公母安國夫人年且九十聰明輕捷無老人狀諸
子踰六十各守一州夫人東西行粒之將從公請而
往疾忽作公奔走省而夫人薨勺飲未和嘉泰三年
十二月甲子公亦卒年六十三四年十月某日不倚
輿弟不佶不倚以公遺命葬於平江府吳縣長州鄉
陽山娶李氏王氏韓氏皆封宜人其卒皆先公其塋

卷之四

公所治也不恬不儔皆將仕郎孫彥博彥章孫女二人始公課郡最入朝前後七遷得少卿在廷中謙退甚不敢與同列齒儀觀秀儒見者親敬之安其為僚而不忘其躡已皆曰仁人也高氏簪紱九世初以武功後以勇寵獨不倚登進士第今為脩職郎浙西安撫司幹官昔后自以閣內錢買國子監書賜其私第款識曰元祐丙午崇慶殿賜書安仁坊高氏家藏然則讀書之效至不倚始當之也全高氏子弟往往耦耕斗食密房杯戶一燈熒熒被用呻吟如布衣寒士於是將皆為進士皆以文字科目起其家也嗚呼右之志也歟銘曰猗高祖姑元祐稽古復祖宗法開賢俊路顯顯少卿天俊其門本無驕舒不待鋤耘淮

楚之郊以庸以績表著之美金錫圭璧我不盡能留
畀厥子文字之祥始基於此

夫人林氏墓誌銘

夫人林氏生娶永康父簽書樞密院事大中嫁同縣
宣教郎通判臨安府應懋之應君吏部侍郎孟明第
三子夫人年四十二開禧元年七月從夫知寧國縣
卒嘉定二年十二月某日葬游仙鄉靈巖子三德女
歸辰州司戶王傑應君以書來曰林氏恭約苦節在
郡衆和樂慈子訓之嚴操下接之恕處家日未嘗降
堂序敏察有智能助其夫非止似婦職爲順也夫世之
欲榮官顯仕者無不致厚其妻子而士亦有固窮甘
約至凍餒其妻子而猶不得爲薄者彼誠知其所以

厚之不在彼而在此也故雖拱壁駟馬華屋翕赫於
生存之前而不若片文隻字斷石漫滅於零落之後
林氏之死倘不辱而賜以銘則是所以厚之者不彼
獲而此得而某致薄之過可以洗矣余讀而悲之昔
予在金陵雅聞君能治寧國號今清省絕少答朴
民愛信之異口同辭余以病歸捨舟山行始識君見
其質性冲泊器宇明審侃然窮邑中量適其任者也
夫鸞翥而鵠舉枳棘不能棲宿也昔人記之矣應君
豈以一縣自薄者哉余既衰情不與世接而友朋之
念已矣然則君重戚於夫人之不遇余預有責焉故
不辭而銘銘曰 樞密女歟侍郎婦歟其夫甚材可
係武歟余實銘之觀爾後歟

孫永叔墓誌銘

餘姚孫君椿年字永叔生五十九年卒於慶元己未
六年十二月甲申葬龍泉鄉澄溪原君子之宏來索
銘值余得眩疾夕理顛倒不自省錄乃請山陰陸公
表於墓以待余疾更十年不愈之宏索銘不置間爲
苦詞以撼余曰澄溪中琴瑟矣柰壤下何余愧不能
荅也初君五世伯祖樞密副使汚號名臣而君之曾
祖璣祖繹無仕者父修職卽述始絜君於學東南師
友多聚其家君剛特博達精力過絕夷等寒抄暑講
寢食失期會凡書籍義類深淺古今事物變通采章
錯綜機神融夜往往心悟所以然越之稠儒廣士爭
傾下君 負其能踏省門五六然終不得第名於進

士髮謝齒落遂至槁死知者皆爲君歎惜故陸公歷
叙君學能抽先民之微智能發當世之慮而其恨不
及在人主前口論手畫見於用而成功名也君既不
遇行之家推之卿寡嫂孤姪待君而後立衣食其族
人歲有常廩親戚故人隣里賴以不凍餒露居者甚
衆又出私錢築堤捍海縣無凶年繫君力也所以著
君之賢哀君之困開闔宛轉句字抑揚月逝年徂讀
者爽然尚親見君子之爲人也所貴於生謂吾不苟
生也所不憾於死謂吾不遂死也一字之稱一善之
目古之名卿材大夫良史記之不過是爾累行以尊
名而君能有之備懿文以壽遠而君能得之多是固
榮於生而耀於死矣人之欲富將以明予也欲貴將

以明奪也予奪之當否賢不肖之所以異而名稱之所為有無也世蓋有窮富極貴而予奪之當否名稱之有無今得預焉則賢不肖之實豈不前定也哉君之前定者既如此陸公之文又如此然則之宏之索余銘速之勤澤之久余之答之宏慢於疾荒於言宜亦必出於此也君取吳氏四子之宏為長與之亮皆繼君席鄉貢之襄之類女嫁某官吏彌忠銘曰昔虞仲翔對王景興未育繼之炳其丹青越之多賢有屈有伸嗟乎孫君我懷古人

林正仲墓誌銘

余為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邑俗質儉屋宇財足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坐門

卷之四

牖洞徹表以梧柳楹以為藥行者咸流睇延頸元章
能斂喜散鄉黨樂附諸子自刻琢聘請陳君舉為師
一州文士畢至正仲懿仲皆登進士第正仲名願叔
寬整有局量朋友愛信為羅源主簿喪死者焚屍糜
其骨衆董合和凌風飄颺命曰升天以尤細為孝正
仲雕文禁止治塚壁藏之始變其俗有以刃挺誣人
至大辟獄再歲不酬正仲視之文蒼且溺死也一府
稱善移至山丞玉虹橋在市心壞久計費數百巨萬
徒輿縮手正仲自與錢勸成之至今為利辟監建康
戶部贍軍庫元章卒正仲哀毀成疾未幾亦卒群弟
環視從容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不淪作者興起因振
手而訣年四十九時紹熙元年七月丙寅也以致仕

恩迂通直卽三年十月巳酉葬于北湖夫人葉氏二
子子真早天子普長女爲左次嫁項叔益他日子普
謂余吾祖若祖母叔父皆得當世名人爲銘獨先人
二十年銘未立敢以請始元章奮獨身自致大家矣
而抑利務與晚歲極淡薄正仲材富位狹所至有紀
懿仲名淵叔敏業精識衆尤以爲當遠至然皆止於
選人正仲死子普方十歲稍長崇菴廬闢墓道異
草秋榮美櫛寒碧與余書詞甚美懿仲諸孫亦早慧
同時中童子科鄉人甚以爲寵夫五十年之遠盛衰
能否未有不變者今其孫魯墜昔墉畎初畬長立幼
慕滋厚於舊豈非元章好善之報而正仲兄弟未報
之澤歟嗟夫余既耄衰而見元章四世矣余不足悲

而元章之後益隆可喜也銘曰望江之宅其傳無
斁元章之德集雲之所其久而新正仲之賢合二彌
存以蕃後昆請視斯文

夫人徐氏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與信安劉必明會直廬必明初解褐飲
啜俯僂又手低首意氣翼翼卑下殊甚余頗疑士人
甫得官即矯屈爲是何也及在荊州必明官博士間
携子克勤相與還往風蒲霜葦淡語常盡日尤卑下
過於直廬余尚疑其自抑以求進勢不得不然非情
也後數年必明令湖南有能政舉貞足一日引鏡照
白髮慨然歎曰此豈改官時耶遂謝事去余聞而異
之道行信安必明迎余客舍謙謙卑下如故自是十

年必明書疏不闕然愈卑下不已噫爲亢而昧進再
取垢辱而以淺疑人然後知必明之賢遠矣克勤爲
余言徐氏之賢則又有異焉夫人衢州龍游人也幼
稟天巧嫂示他女作極奇緞裙襦間傳說謂夫人汝
伎及是否吾當輸汝物經久而成莫能知其出兩手
也父死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夫人訝未成服問知
其故號慟殞絕久而後蘇家乃止不敢言然喪兄徐
扣其意夫人曰爲富人妻我不願也必明使聘焉既
而必明忽暴得疾不食柴立親戚爲夫人憂夫人曰
已許嫁矣死生從吾夫復何道必明貧甚約弟治而
家身遠出弟有餘粟析之別村棄夫人破屋中一婢
閉門機杼自若遺其夫書曰柿木一株綠陰滿牕是

足以當吾子母念必明嘗以白金付之夫人問所從
謾曰某人諉請其事驗以為謝夫大怒投於地曰我
以子為賢而若是亟具歸將歸必明出其書教學所
得也乃已然則必明以卑遂其高夫人以剛佐其潔
夫婦皆一世之偉可敬已夫人以庚寅十二月卒某
年月日葬西安縣淳石鄉港橋克勤自立尤苦且不
獲事夫人而獨記其言行曰懼不傳也銘曰
夫勇退兮妻剛貞德既同兮年宜并鳳增逝兮鳳悲
鳴刻辭幽兮慰予情

提刑檢詳王公墓誌銘

初龍圖閣學士太子詹事王公十朋以大學生對策
請收還威福除秦檜蔽塞之政天子即日施用入館

論事益無避爲侍御史首薦張丞相力贊復讎遂與
張公俱去素負大節慕袁安楊震爲人也時北方餘
學未衰耆老先生尚多有既聞公風聲服其行事莫
敢鴈行者故紹興末乾道初士類常推公第一嗟夫
富貴何足道哉能以公議自爲當世重輕斯孟軻所
謂豪傑之士歟公既歿二子守其家法諱聞詩字與
之者長子也始從詹事游太學已乃授承務郎監建
康府糧料院福州連江丞審察登大理爲司直主軍
器監簿復丞大理知和州易知光州自請華州雲臺
觀召爲考功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固來去提點江東
刑獄卒年五十七慶元三年十二月甲申葬於東山
夫人孫氏後公十年卒子夔宣教郎知某縣虬及一

女皆早卒孫某某官公少有冲量遠識厚施薄取輕
退重進天質自然方擇婦而詹事擢進士第一卿之
高貲多欲壻公以自納公辭焉姑女長矣且貧媵之
賓敬終身既詹事於法當任公公曰二父老矣請先
及詹事薨而公爲士人如故聖赴省試而詹事得鎮
夔子公曰父母沂江上峽吾何忍較名於此棄試追
及於潯陽金陵治留守之喪議出便門公約教授白
潛曰此帥也而終不以正無禮之過流必及上帥以
故止滿秩到選宰相謂人此王龜齡子不宜屈銓部
出帖使見公聞不俟裝歸在連江如有所不樂一日
謝病去新帥適至留之不可亟薦於朝命下逾年督
迫起發又謁告逾年既而司直久不徙或疑以問公

公笑而已治邊帥獄怨家欲寘囚於死會將內禪以
詔旨趣獄具甚急公鞠報如常日竟得以赦原平生
行事皆此類也周丞相既罷因以去者多善士公嘗
與御史同僚貽書鑄誚由是出守未及上而移浮光
公欲無往余固勸乃行帥漕同置定城錢監輦鐵輸
炭爲一郡患公奏廢之後余過光郡民謂余王寺丞
待我如一家人爾指道旁木拱把百里曰王大守所
種也今頰長數尺矣又指郭外某橋曰大守去日我
輦斷此留之今方修耳其使江東而詹事故治番番
人聞公來喜甚迎之數驛其治江東如詹事之治人
以公之政能愛民而又能去其害民者父子一也故
其卒而人哀之如思詹事不忘夫循理而動人之常

性也而自克者真繼人而賢人之常職也而自省者
鮮然則公龍率人之所常而勉人之所罕是以為賢
而宜書者也始公召審察比再為郎皆趙丞相所進
趙公得罪門下士往往畏匿改事獨公不磷不緇如
趙公在時毀趙公者熟公素行不以為黨也歷事三
世雖未獲論建然正學書盡言未嘗相時容悅矢義勇
發不以怵利動搖使天假之位袁楊氏之世德未必
不於公見之矣故余既為公惜而又於夔也有幾焉
銘曰若昔詹事盛主寶龜獨行無待何一世所隨
之天產良玉宛其■之成美不琢官職雖傳如彼舜
華必守以義乃為闕家河曲千里江則有記其子往
矣其孫繼起

水心先生文集之十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前集

蔡知閣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公蔡姓必勝其名字直之其先自莆徙爲温州平陽人曾祖岳祖欽父射贈武德郎孝宗立公以武學進士對策第一授江東將領故事將官謁帥皆小袖衫拜庭下至公獨袍笏肅揖帥因請以賓禮見召審察樞密使欲除學官且致意於公賜公恥之謝有疾出副東南十一將捕獲茶鹽當賞公不自言召試閣門舍人曾覲用事真公見已故召衆舍人飲輒差會期同列屢趣公公不肯往既得對陳六事移晷上詰難反覆公辨奏從容手筆付外多施行者知澧州母喪不赴知邵州論擇方面人材及天下大計孝宗尤異

之曰觀卿一表前程未可量也勉之命周丞相留公
館伴公辭至郡言州起總領所錢歲擿萬溪惡舟販
詔易以銀在邵二年公私便之邵人乞更留一年勒
碑紀政公皆禁止還知光州未至光宗召復為閣
門舍人遷帶御器械未幾武德卒上數問蔡某何時
服除召復為帶御器械時御帶負足公辭詔負外供
職光宗之在東宮聞公不見曾覲對宮僚嘆息言
佳士難得退朝常目招公自邵州還也光宗方參
決見於議事堂謂公向在閣門黜有人稱道今去幾
何比來安否其再為舍人也知閣有闕將用公執政
亟召劉敬授之上固不快至是遂門事公以
前比無用士人固辭弗許孝宗崩光宗疾不能變

太皇太后命

今上即位

上却避再三公與同列

韓訖曾扶抱登御榻涕淚被面庭中驚悚出知池州
建德縣解強盜十人囚稱寃公疑之官吏爭獄已具
矣公閱其案有弓手坐他事同繫教囚姑自誣服幸
速見太守急呼至屏人曰若知真盜乎趣禽有辜賞
盜果得十人泣拜去人以爲神徙知楚州北神鎮少
年以剽境外爲業前後不能禁公日與錢米什伍伺
察用其豪爲總首旬一按試兩界以安有効用張暎
聚衆越淮自稱元帥謀取桃園寨邊人兇懼公發示
不知者密設方計俘暎以歸斬于市然後以聞諸將
嘆服自謂不及也擢知廬州公既領方鎮經度久遠
議於今新城斗梁月城中間合築相連創二水門增

建康戍軍徙其家勿更成浚肥河修巢湖西口閘以
通漕且造戰艦於巢湖並湖民願爲水軍者籍焉湖
有孤姥山急難可保聚乾道中爲寨屋五百教倉七
十今浸廢而兩淮民馬官可給直聽自養歲大閱以
賞激之朝論相持久方行而公已歸死矣合肥椿積
錢七萬待非常朝廷意帥以侵用徙置漕司公以自
節郡費者別儲之更過其舊虜有楊椿數至光州獻
攻守策實覘我守不悟輒上聞公奏拘縻內地從之
除吉州刺史提舉崇道觀將用爲楊州舟垂下嘉泰
三年八月甲寅卒年六十四開禧元年閏月壬午葬
瑞安縣靈峯寺後山娶楊氏封宜人子儀保義郎新
閩門看班祗候任迪功郎江東安撫同幹官信承節

郎新閤門者班祗候儔某官女適吉州教授徐涇先
卒孫男六人孫女五人公爲政求下疾苦審郡利病
條畫脩廢先後必倫未嘗立名字歛財而常以其餘
與民歲時寒苦調其尤貧不自業者親至學官課率
諸生勸教有義士人興起在廬封馬亮包拯之墓因
墓作祠趙立魏勝死戰於楚新其塋廟以公田給祀
徐誼子宜公之友也謫居南安公時守池將乞官觀
祿歸爲徐公奉其母徐公驚嘆固止之四方名士擯
于家者不以密踈存問無虛歲盖公以忠孝發其剛
毅慈良成其密察故凡所立必得其大者至其小者
尚皆可紀而余不盡錄也而又有大者紹熙初光
宗已不豫雖御朝猶藉藉未平外庭不知之多諫上

宜過北宮省候如禮疏積几上言或許至上寬優不加怒然亦不能從也自是中外訛言相洶動無不譏切過宮者甚至群以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也急還內袴絨為裂有責宰相上有疾明矣父子相見宜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宰宰相悵然曰君殆未曉夫上實有疾然諱言疾曰御朝自如茲所以為疾也且人臣無自以疾名上身之理既而孝宗大漸上成服宮中中外訛言益甚或言某將輒奔赴或傳某軍私聚哭大抵皆反矣朝士潛遁者前後數人私竊以家去者甚衆近幸富民競匿重器村舍中都人朝夕不自聊或又責宰相

上雖疾而不臨喪無以辭於天下今嘉王長若豫
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又悵然曰他日嘗降出一
草茅書曰書言儲副事吾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副不
豫建建即代也朕欲卿知其妄爾然試合辭以請
上再報曰甚好朕欲退閑久矣屢乞奏事不獲命憂
懼無所出公自爭過宮至孝宗崩晝不食夜不寐
私念曰夫梓宮無主而上疾不瘳請儲不獲計且窮
儻白太皇太后遂立元子代執喪養上疾其可
獨與知樞密院趙公汝愚往反定議時韓侂胄同在
閣門公素善侂胄曰公於太皇甥也吾欲以公至
趙公所侂胄知指許諾公遂挾侂胄見趙公參語因
知省關禮白太皇太后趙公又約工部尚書趙彥逾

戒郭杲飭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皆
定矣五年七月甲寅禫祭時臺諫官有特罪城外者
孝宗崩不敢復入而學官須祭畢將歸田里太皇太
后遂引宰執至簾下詔曰 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
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即 皇帝位於重華宮
躬行喪禮百官泣拜起而 今上已立天下晏然復
寧者公本致侂冑於趙公定策遂立元子之力也及
侂冑恃功專恣立黨論為傾者方因之而知閤劉攽
又內忌公即脅說侂冑曰蔡直之素厚諸名士今內
參密畫外扶正論非君福也侂冑由是疎公出為池
州公嘆曰吾受 太上深知不幸太上有疾 命
懸漏刻而吾判家族出此所以報也事屬安定何妄

分彼我乎禍今作矣西去絕口秘前事佞曹果爲飛
語中趙公貶死衡陽士不附者盡以趙公黨坐之自
爲太師郡王擅國命絕席卿相而公連刺外州默默
以卒悲夫公不矜功不徇利似矣然而以立君爲難
者雖通乎百世猶將難之也故余弗敢闕以待信史
焉銘曰 昔 孝宗重武科時蔡公首應臚甚易良
不狹麤更外內絕尤殊領賓閣前比無遭危疑遠大
謨上龍飛公手扶出三州自戲娛翩其往誰特書萬
山中林集烏碑斯今振古初

徐道暉墓誌銘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茗甚甚於飴蜜手
烹口啜無時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

會向人鋪說無異好美色也有詩數百斷思尤奇皆
橫絕歎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踣慄肯首吟嘆不
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蓋魏晉名
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
宋明體出土爭効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
名世矣夫束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
哉故善為是者取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
萬象豨苓桔梗時而為■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
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
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亂雅至於廷設九奏
廣就大福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縷謬組繡則失其
所以為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

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
惜其不尚以言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
同為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
芝紫芝集常朋友殯且葬之在塔山林額兩村間嘉
定四年閏月二十三日距卒四十五日銘曰
誦其詩其人可乎身可沒墓不可無

運使直閣郎中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文禮字立之余既為興之銘墓論其家世
詳矣興之公兄也初公由太學用詹事恩補承務郎
監湖州烏青鎮有醫蓋為方得賜帶如從官吏畏之
宴聖節居鄉監上公按令黜其班又有訟其留人子
女者奪以還民醫不勝忿挾他勢搖公因力求去知

泉州惠安丞時禁私菴寮有壯屋號彌陀庵主僧倚
郡將請囑為姦利公捕■毀撤守怒詰問不側公徐
疏以實守因敬公薦其賢■軍器所幹辦公事闕蜀
帥碎鈐轄幹官兼制司眉之豪王姓養族人子族人
為大官併冒其籍已而有子族人子曰籍之財皆吾
故物也不與第一錢愬之二十年三獲罪矣公嘆曰
世未有賈巨產而子於人者且安得異籍遂中分之
其兄乃服詣公謝一蜀傳誦以為名判授湖北營田
幹官瀘帥張孝芳被殺賊黨多兒死配流過江陵公
請帥奏於朝正其罪會慶節禮畢吏以例白留山棚
元夕張燈可就用也公曰歲不稔民且飢宴遊可預
計耶力勸去之會公再從蜀帥碎機宜文字將祖道

公曰山棚尚在不敗帥亟命除而後赴坐人兩賢之
吳挺死屬光宗不豫久未遣代或謂吳氏世杆蜀
故名吳家軍當暫置其子弟以俟命不然變生既而
累攝事者至軍亦皆死蜀人尤懼獨公持不可復選
李世廣攝又半載朝廷始用張照而以李爲副衆乃
定碎知黎州西南夷受失索結連青羗吐蕃五部並
反公切責諸將曰爾輩常諷蠻使叛而欲買降之利
在已是以邊禍屢作取取甚者趙鼎魏太壽劾罷之
拔義勇正將揚師傑委以討賊大渡河側有聚落曰
三村居民百餘家素爲羗鄉導賊資以入寇公誘降
之徙於內地邛部川王者盛於諸羗有女兒城賊借
以出兵公以逆順喻之願助王師曳失索勢始離然

猶舉數千人圍安靜寨公厚賞募士內外合擊大破
賊斬獲糧仗得免者十三四諸將欲乘勝渡河公止
之曳失索請以買和舊約得犒而降公不許曰汝能
歛兵束手當貸汝死否唯有戰耳公於安靜新舊寨
中間擇險要築良渙寨視二寨之闕脩完之愈年曳
失索乞降甚哀公已移知常州矣為庭受禮畢連去
曳失索泣送曰我以安撫恩威故來今安歸乎公慰
遣曰汝第馴弭王化無他慮也自曳失索畔服二年
中公本末精審不失機變今載其大者如此常之獄
有手刃傭主及家數人皆死焚其廬刑以無證佐奏
裁公亟具駁論如法公在常如詹事治鄱以明義厚
俗省爭訟為本滯案如山予奪皆盡秩且滿旱乾無

年公䟽救荒莫若預紹熙未費數十百萬而人相枕
死如故者行之晚也又禁米不出境麩無越疆雖貴
家護載二司督發皆不聽是歲田無恙釋而民食猶
自如朝廷命公留將卒行之不樂者排公竟罷起知
德安府改大府丞除考功郎建言磨勘法文臣以四
年武臣以五年而起理必自五六年之一日然或四
五年而為歲六十九則五六年之一日而有不得任
其後者矣非天子所以優臣下也請限歲終得磨勘
至今行之出江東轉運判官約浮拾漏未久有錢
三十萬緡別藏以待非常為部內損積通減月解廣
德賑飢宣州南康脩學養士費皆自出急吏緩民損
上益下隨形糾割風俗大改加直祕閣仍運判以病

主冲佑觀歸至蘭溪開禧二年六月十九日卒前數
日與余書論事耿耿不疑其有疾也十二月辛酉葬
于白巖宜人萬氏先卒再室以張氏子曰仲龍迪功
即江淮宣撫司准備差遣曰駟某官曰驪二壻曰朱
蘊享曰薛師謙公果敢激烈當官職與事遇法理不
順者直前疏治矢縱川決莫敢嬰忤信其志雖雷霆
獨立猶面折無諱也在荊州向余劇語詹事紹隆間
憂勞忠慮于時正邪賢不肖一一記憶無遺夫能知
兄弟之意以達之於行事步趨若一人尺度若一手
至克之於性放之於古其不合者少矣而其心公者曰
此一家政事爾余昔至泉距詹事三十五年矣其人
思而愛之如初至浮光與之遺蹟又余所親見及公

攝閭而遽去去常而復游也畫像以詞刊石以紀傾
郭而逆送扶舟而後先不絕也一家政事何如哉然
則爲公子孫者皆勤其業皆遵其教民世世被之皆
曰一家政事然也不亦善乎銘曰 仁智同源而異
術鹽梅同味而異物偉歎立之而以剛聞資之以仁
從兄之温高岡千尋洪流萬里不爲清談著於已事
非色非聲衆人母之咨爾後來尚禰祖之

陳叔向墓誌銘

叔向名葵姓陳氏處州青田人父彥成宣教郎致仕
君第進士莆田主簿攝尉盜獲法應改官君嘆曰彼
罪且死而吾利之耶簿緣故例掌僧租僧遺簿米有
定數囊山一寺至六十石簿得之安君一掃絕教授

婺州教官歲取錢米於學取職田於東陽縣數百千
君別藏之爲諸生市書畧具焉又教南外陸宗院趙
丞相知福州君謂趙公未知道指告提耳累千餘言
併以崇飲飾游爲戒趙公矍然受規薦審察授淮南
運幹方議脩石梁瓦梁堰君言今果行此則具滁和
涵浸失業濠光安豐怨不保護六郡體大備圍當別
求事遂格運司交弊將半而虜主卒北人要君改服
君止不渡淮或勸姑聽許君曰清檄今輸銀絹耳無
預吊卹必若改服湏奏聞也虜不能奪竟常服而畢
知平陽縣號爲劇煩君臨以至誠適緩急之中吏民
畏悅紹熙五年正月五日卒官年五十六夫人洪氏
後十四年卒子志仁志義五女嫁者鄉貢進士洪縉

康伯起太學生劉之海之海死迪功卽監海鹽買納
場席葆慶元四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三洲臺湖
山乾道淳熙中間學日盛士梯山棧谷自力於善君
仕不希舉有輒推其僚事父孝謹宣教君病不解衣
數月兄弟相愛友門內諧樂無疾聲遽色祭廟以主
合族以宗行義脩內外完彬彬乎一鄉之和也有吉
人良士之實矣君既與魏益之游每恨志慮昏而無
所明記憶領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
於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小大高下曲直皆髮髯
若若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誦書徒
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
合然重其調直無隱士有比君取者必使往從之曰

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積善成德而後可以入道而孟子
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
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
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拊包蒙之鑰遊於
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
可輕議其勵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而益之不然
獨守其悟而百聖之戶庭虛矣然列叔向之所以異
於其師者益之亦未暇詳也二君死餘二十年余復
老病追念往事悲慨無已銘曰履卑而行尊言約
而義富經術修明表裏純茂美玉精金宜在清廟此
趙公薦叔向之美也叔向之薊拂趙公如彼也趙公
之敬聽叔向如此也嗚呼能用功名顯有以也

黃子耕墓誌銘

子耕名當黃氏自金華遷分寧至本朝爲豫章聞家
矣給事中廉曾祖也戶部尚書叔教祖也朝散大夫
壻父也太史庭堅字魯直者從祖也天下盡宗太史
詩外夷殊域皆稱江西而黃氏由此不獨爲豫章聞
家也子耕澄潤明澈雅服縑繅藉纖鹿豸俗揮絕限域
人謂喚起魯直矣讀其詩詞如逗幽薄超高丘宇宙
竒曠風露綽約人又謂非子耕所能魯直遺墨散落
收拾未盡爾子耕不自是家學挈從郭子和朱元晦
甚久取友雖魁傑士而皆行篤言信步步著繩墨未
嘗放達而好恣淋漓蕩而無程也故子耕蚤歲名重江
西調瑞昌主簿監文思院天子郊見上公貂蟬久遠

暗淡大禮事務惶恐以咎子耕子耕出祇候庫牒指
曰此未嘗許重鍍也且安所取金事務怒曰監官不
村吏輩自飾之于耕咲曰大臣莊其首所以敬天也
若專知陪備豈勝任耶事務以為玩已益怒盛氣將
劾子耕或曰彼事大臣以禮子事大臣以諂可乎事
務慙而止先是湖北安撫使章森薦可職事官前宰
相趙雄知洪州又與轉運判官林湜薦至是給舍侍
從又交薦要人使所親招之不往因其知廬陽縣遂
以為堂除五溪故徭獠族種逼迫雜耕省地上氣勢
自由縣官不能主令子耕陳詩勸曉有公事立期信
使之緊慢應手如一家人監司又爭薦朝廷第其語
子耕亟投處州通判經總制有額無錢十叔六七每

歲三月右曹按籍校之有長咸磨勘之文俗號為殿
最細其法必行通判卑辭借係省預欵牙契常為殿
矣子耕會一郡成賦法應隸經總者以十年中酌取
之閤免其逋負錢額均等故態盡革更為最矣兩浙
薦士又以子耕為首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
丞歲為三遷善類皆喜曰嚮用矣然子耕意不樂間
行西湖戴蓮葉旁擊汰慨然歎曰我昔在南北山一
木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有清味何耶豈耄耄耶抑市
朝山林故相遠耶遂以貧請去知台州又年餘以從
弟死請歸哭之論者頗疑其迂子耕請不已知袁州
過撫州哭弟哀甚得疾即謝事諸子進藥不肯飲爾
以喪禮而已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拍床呼曰可

行矣夜漏上十刻手書起宇娃掖之坐良久卒年六
十三六年二月丙申葬分寧縣雙井夫人吳氏曰娃
國子進士整子耕卒後二十日亦卒曰在女嫁承事
郎監隆興府苗米倉趙崇斌先卒孫曰鏞初子耕得
台州知其家世者謂晚暮以唁子耕子耕曰某書生
蒙此過矣既至則勤若夙夜先勸後禁訟牒舊十計
銷縮繞百餘悍頑易節踞險改行而郡稱平治自頃
吏道薰習所師用往往暴民之事也有欲行惠利者
共嗤笑之而州素簡陋禮文所當施而有闕者輒曰
吾未暇也子耕於酒稅不用最高比私賣偷賄陰縱
之減則例添升方人感其寬既而課入皆多於舊虛
籍坊場錢百餘萬非本界也壹償不自列而在民者

卷之四

猶大半貸不復取縣當輸錢七千萬于耕曰前後相承至此爾不能爲鞭撻費也盡除之爲濟糶倉貯穀青黃時下其價使不踴爲抵當庫儲錢雨雪時量民急與之置叢冢二葬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左爲安老右爲慈幼又別造安濟坊以居病囚凡此皆自有子本使後不廢不徒爲之名也廟學隘首增修創櫺星門益諸生食有詞詠稱小學生者建小學擇學諭教之製釋奠器服而儀門之兩廡僦爲賈區久矣徒而新之更作麗譙完城益壘班春閱武皆具亭觀坊巷表揭悉可別識其費各數十百萬然後畿內之公侯秦漢之郡國稱其制矣余觀子耕了外物成壞猶影像空寂然而毫末愛惜於贏虧有無之間急迫備預

於歲月倏忽之頃常食糟羹家人不知從太守
爲樂也特重教義興成繼絕任爲已責方纂郡志或
言謝顯道家焉訪之有謝官人者常代院長送符帖
蓋親孫也子耕對之泣與冠帶買田宅祀顯道於二
程之次曰自今其爲士人不知竟能如子耕志否昔
人稱顧覲之畫日垂簾門堦閑寂彼將不以名蹟銜
其志歟雖然使用世者皆若子耕之爲則治不勝舉
而古人之功效可冀矣銘曰 其文也鶩其清也鶴
雖競於善而實無作魯且之宗百年再振雙井有名
爲子復新

台州教授高君墓誌銘

君名松字國楹姓高氏福州長溪人曾祖亶祖亨不

仕父融有素履起家衡州司戶參軍既乃遜其官與
野僧游一筇獨往經年忘歸家人常訪求深山始得
之君紹熙元年中第授臨海主簿青田尉不赴教授
台州嘉定四年十二月六日卒年五十八夫人何氏
先卒三子峻岷峽一女從浮屠六年後九月某日葬
廉江山門始陳君舉爲名師自出新學文體一亦彙
處多老成俊特君少年能探請深處語移日精銳鋒
起同進皆回目眇末坐試入高選史丞相嘗舉送奇
之更擢第一然君不專爲科舉每黎明讀書晝夜內止
書益多見聞益高遠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驟
合於俗而昔之同進反先達矣蓋二十年方有名第
既而司戶死母陳夫人又死君益以其間放肆於書

尋流會源今古終極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又
二十年同年或已改官登朝而君方至台州故例博
士撰解訓一二通據案抗聲讀諸生俯首聽謂之講
書君曰是何所明耶令更進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
退士人喜來學日衆學既久敝欲大釐改令下一郡
父兄歡服然君已病矣嗟夫君不以老厭仕幾及時
也不以貧願仕幾有行也時有早莫莫亦可也而猶
無時何也行有大小小亦可也而猶無行何也始之
難於仕不忘修也仕而難於祿愈其修也修之數十
年矣而用之不能終日何也孔氏之言曰良農能稼
而不能穡嗟夫君亦不能穡而已蓄數十年之種而
芽無獲焉銘曰 吾嘗歸自南方而過桐山之里始

脫幽險愛其街羨模山駕水宜產文士曷又閱之尚孫子

戴夫人墓誌銘

夫人戴氏黃巖人嫁同縣丁世雄年四十七慶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卒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從其夫子木某官復某官初少雲外豪華中易直價傾一縣客自天台雁蕩者多歸之少雲必留張飲佩蘭

日夜與娛樂夫人整坐裏向杯酒既羨凡贈遺之物親自經手飲散少雲鼻息軒軒夫人吹燈起檢料內外復治具如昨日矣如是終少雲之身少雲卒木生十五歲夫人趣使請余爲銘意欲求其夫之傳也木遂走他郡從碩師而夫人方翻拆舊廬斂工斷材比歸則高屋長梁瓦染皆奐然矣又不幸死早二子未

極壯長然家事已治遵行之自若十年間木登科佐
安撫使幕報旗勅牒交道同時射策知名士絡繹踵
門爲士大夫家丁材未有也夫人及少雲懽喜於墓
下日得吾願哉余每患世之夫婦殊性有所經營其
夫欲廣婦必曰狹看設於外夫欲崇侈婦必以儉人
有求假夫子欲與婦輒恠固論已定慮已行婦從中
沮止十事稀八九壞矣雖然陽疏而陰密一於張施
而無以擊褻則家亦或不成未可盡非也若夫德與
夫同趨好不異夫有滯意委曲以申之夫雖開斤
夫反過洗其陋完其鄙襲其缺補其薄人以是爲非
婦人之常也然而益厚其家非稟摯之卓安能若夫
人是也余嘉夫人與少雲志合類從終以昇其子孫

也故復爲銘銘曰 苦種之木陰復陰昔讀之書單
厥心其牆幾仞高自今

劉子怡墓誌銘

先此七八十年仙居清通兩鄉間有隱者劉君名愈
字達之學佛得空解自稱無相紹興庚午大飢民將
流亡君顧今平治險道不足又以其家山林從使樵
賣不足遂以砧基薄貸米於官足之比 自償

也甲戌復飢民相誘爲劫稠樹村尤甚縣尉不敢前
議益以鄉兵君曰人心方搖激則愈亂矣單馬至下
渡潭坐酒坊呼其首鄭重開說衆悟且慚相謂曰昔
劉居士救我死以有今日不可遠也遂散去餘亦隨
止隆興壬午癸未大風甲申大旱草根木實俱盡君

亟入匭函乞發常平責度僧牒轉糴他州詞甚哀痛
上大驚曰温州荒耶此何人者能為朕言時太守袁
孚代歸中道詔令復還以君書付之悉如其請是三
大飢長老所記號為厄運而楠溪之人能團聚生活
不殫殘於餓羸者君力也溪有石出中流大如兩楹
屋其下為洞穴號石軟舟失勢瞬息已投軟中君與
鄉人陳常謀曰是不可鑿累石障之水別行乃免或
架木為檣以下魚者雨暴集則舟泊不敢動自菰田
至潮際相望也君為白縣皆撤去自是始安流矣州
賣鹽七十四萬八千餘斤吏抑配四五等戶常以一
徵二日■月比民不賴存君遣子扣御史曰天下疾
愁安有公不知知安有不言乎得罷增敷者十餘萬

斤君曰是何足以寬民爭六年不已竟減二十五萬
餘斤至今民不復買鹽然後生或不知爲君賜也君
既以人利害爲身苦樂酸儒寔子相和趙之飯羹不
完飽錢不物準作家計俄又割裂伺於枕候於垣出
門不暇遠家人曰吾翁其返舍則異色人四集如市
矣六子五姪皆櫟靜重訥未嘗程

株立不一

亂聲色幼子憇君愛之日能大吾門士憇方實詳審
時然後言輩行推爲巨人長者君所欲行奉命恐後
寒暑千里外舉無惰容君既卒家稍衰遇往事力不
能應縮手皺眉噓氣而已士憇死子公億眩悶踴沒
涕縻縈地而言曰屈吾父哉抑吾祖哉余少學於君
數其前後師儒蓋有名士也論堂肄室皆整監書法

帖皆備程張密語蘇黃快句子孫皆班班能道之今
兩鄉文物爭自磨洗齊衡一州自君始也方其時寒
谷窮人拜手扣額倚君爲命拯難關阻臻於夷行其
德大矣而報效願茫然何哉豈富貴利樂必自占而
忘已以徇人破家而就義者勢固當爾耶禹稷憂天
下飢溺孟子以爲顏回同道蓋其位分各使然也君
一夫微甚而憂衆人之飢溺喻其分出其位矣豈天
意遂不許也余不能知也故因士偲葬書以遺公億
勒其冢旁以俟窮理者考焉士偲字子怡余友也銘曰
奮溪之立粟可倉兮導溪之流舟可方兮扶其艱凶
底太康兮闡其字文中州抗兮倚嗟若人孰可忘兮
曷未報之問彼蒼兮

劉夫人墓誌銘

宜人姓劉氏名善敬永嘉人祖安上給事中父誥監
泉州市舶務夫鮑灞朝散大夫知融州嘉定五年年
六十四七月二十四日卒七年正月十八日葬仙桂
鄉安豐奧子桀早卒埜寧德縣尉孫筮將仕郎管鼎
始清卿喜禪學跌坐辟觀湛慧疑寂而埜

古今宗說蔓衍數百千卷橫豎案上脉理斷絕
勘點曰某話墮某未圓山袍野衲爲不請之友所造
詣人莫測也夫人素無婦女氣習簡服用鄙塗飾資
度冲遠聞清卿與埜持論月邁歲往性現根熟一旦
昭徹情識俱盡機鏘洞照時出頌偈迥脫常語既病
以珠步搖付埜曰以是具棺衾垂畢閱視盥手而逝

楚爲余言如此昔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籬自
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爲死言論播於天下浮屠世世
記之以爲超異竒特人也雖然使皆若蘊則人空而
道廢釋氏之徒亦不立矣夫人佐其夫有恩清卿病
八年一飢皆自煮內事無針縷不整家行無織髮不
備欲樂棲止倫紀通明若是而共游乎方之外可也
非爲蘊者也銘曰既歿既休不遯不流何淨何垢
無前無後

沈仲一墓誌銘

沈君名體仁字仲一先從吳興避唐亂遷温州爲瑞
安名家有彬老者北游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旨經
世大意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彬老竊賂守者

自摹藏之君生後百餘年珍其遺書嚴奉若祕文焉
志意閎雅鄙遠聲利常言沈氏本以儒術廉耻興門
戶柰何求官達問生產與俗人較高下哉敬士好文
十室之譽一詠之工無不降屈坐者滿堂酬義侃侃
夜後市音闐寂乃聞獨誦聲琅然嘉定四年君年六
十二卒許今適來余謂今仲一疾幸少平何遽
吾行也邑之大夫集仲一所為別勞動而然余始疑
君豈為縣多交關耶而力病至此今慘戚良久曰自
吾為邑三年仲一無指失訟到庭然守煎悴逼時輟
假不吝吾賴仲一常兄事之然每節朝束帶相看啜
茗徑去矣歷十餘令無不然者其力病至此為禮爾
余以是多其保家有常節也又參之所聞君終身有

師陳君舉是已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然不依以
爲重其取友道廣賢者親之貧者存之投盧丐食死
而不貳然不恃以自重蓋其持身有常度也天行或
飢凶民利欲建置君卒先推與無疑然歲熟不以爲
德後成不以爲功彼偶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追誚
首議者蓋其應事有常準也凡若此豈於君於法書
書之亦爲後世法也夫人項氏四子曰楹曰東卿曰
煥道曰得翁爲尼未嫁七女張埴趙炳項振五薛仲
序立仲案爲其壻埴筠州錄參仲序鎮江府司戶仲
案將仕郎五年楹等葬君於北湖馬輿山而以項氏
之命來曰吾夫行事知者以爲賢不知者以爲難吾
雖婦人不敢廢也其在時手鈔子文自甲至癸戒東

鄉異日死不得斯文以銘吾墓猶不葬也余念一生
與君相邂逅不數四列禦寇之於南郭子踈矣有間
矣而能望余深如此豈其寄情高遠真有在於形質
之外邪銘曰水肝雪膽自琢磨書林畫苑紛交羅詩
得好語終夜哦今雖遠矣山之阿豈無風月相與過

胡崇禮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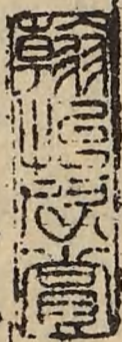
崇禮胡氏名樽會稽餘姚人自承務郎監臨安府樓店
務西京中嶽廟兩浙轉運使浙西茶鹽司幹官慶元元
年五月某日卒於吳年四十九二年十二月某日葬翁
湖山夫人周氏二子衛衍二女長嫁歙縣主簿石孝淳
崇禮本末單享終始信實格發穎銳而守以疑固激厲
勇敢而行以和順裕所溺情戲鄙詐未嘗留色衆所

競僂巧黠慧未嘗接心父禮部尚書沂乾道名以衣冠
推其表則兄監回易庫拱淳熙名士朋友載其言行崇
禮步趨願者省無一事不以父兄爲法夢想跂及無一
念不以家門爲重先世故書緹囊珍篋重封之屏几
遺字寵玩往復或移日尚書階不及謚崇禮頓首罷
正門請曰先臣幸以詹事侍陛下東宮光宗惻然特賜
謚既定章簡又曰此非所以謚臣父也卒易獻簡乃已
回易不幸棄盛年崇禮悲哀思慕自罷官乞岳祠曰
不得是無以葬吾兄餘姚之胡尚連龍主接者八世矣族人
貧富相通親疎相卹墮枝脫葉亦使自存越人言松楸
壽樹能無毀傷者或羨胡氏蓋崇禮營護其間也在連
司覈諸縣板帳一日條無名重賦白於長請盡除之長俾

其直遜爲謝曰當議而行不敢迂也甲寅乙卯歲浙西
先旱後水湖常州死無虛室縣梁河堤積屍千數崇禮
泣愬於朝適會所知爲丞相急轉米多賣僧去長興安
言山谷中緣門糜飲之民賴以少蘇既而崇禮良苦彼
疾遂不起此皆其親戚所記鄉里所傳而余識崇禮且
見且聞不忘者也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
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
矣以故越人爲其學尤衆甬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
皆澄坐內觀周氏賢明身治甞菜供飢羹歷歲閔閨無
改其度士既成名無不向重崇禮謂宜世用然意不遇
不壽死死後十五日周氏死又八日幼女亦死衛衍尚少
浮柩縱橫而歸吳越人皆咨嗟痛惜以爲天之於吉人

善士何其不少假易至此而崇禮執義秉德既為善
之報而死亡摧折之慘反加甚耶然其後未久衛登進第
登朝今為朝奉郎通判明州行後其兄通直郎知黃巖
縣贈崇禮官五品周氏安人胡氏其復起起必崇禮子孫
而天之於吉人善士其終不虛其應特有久近淺深而已
嘉定六年冬衛偶來永嘉見余言舊事相對歎息余
觀衛懇懇於學術衰廢之餘補綴張設若欲繼其先
者嗚呼是胡氏義理德性之傳而崇禮之靈所以相
之也影響遲速何足計哉銘曰生而知方學而蹈道
職當成身豈限常報淺耕先穫深種後收靜而自至
福焉待求露楸亭亭雲塚幕幕崇禮之銘于以尚德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校書郎王公夷仲墓誌銘

進士試御前考官定號名來上所謂高第者天子常親擢賜之天下以此占上意好惡而士之遇否治之通塞係焉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龜齡爲第一臨海王夷仲實第四於是高宗臨政久日新其德思與草野奇傑士共起世務遍閱所對策取能伸直節吐敢言者無問下第即拔置之而夷仲至舉司前後頓挫十數往返僂然窮老矣忽一日受明主不貴之恩如此龜齡既爲一時所宗而夷仲與同時登甲科者亦皆獲重名於世至今稱策士之盛必曰丁丑榜爲然

然則豈士能自高耶蓋上好之爾夷仲銜臨海縣人
曾祖安禮祖居中父庭筠解褐婺州推官滿秩待太
學博士闕召試爲祕書省正字兼聖政檢討官遷校
書郎足疾乞玉隆觀明年乾道三年年六十一疾甚
以六月五日卒四年二月九日葬重暉鄉唐奧山夫
人賈氏先一年卒後三十二年長子似之卒次曰應
之免解進士幼曰棐女嫁故知池州趙善臨孫曰象
祖曰革曰夢龍曰丕祖曰淡曰字孫曰文子棐夢龍
中進士第棐浙西安撫司幹官夢龍信州教官始夷
仲在婺孝宗立賜軍兵錢州無見緡未給也守方宴
賓卒不顧衝幕徑上雖坐妄語夷仲聞變步行入府
門卒望見即招手下曰節推來躬聲若如平日且想

曰侍郎犒賞遲又欲折支與健兒憊夷仲笑曰汝誤矣即位例將四十年兵火散落我攢檢方卑何得爲遲錢已在庫何名爲折卒稍退夷仲曰守借於他司俄又報兵士毆庫吏死矣夷仲怒叱曰汝不聽名次而亂取必斬無赦卒意折皆曰依節推說始散去州人極以此多君括有二士人家銀見官爲烹採而吳郡王自右曹符下攫取之士拒不聽吳謂其劫也移數獄至婆夷仲諷守守曰吁是力足畏也夷仲曰畏理耶毋力守因以委夷仲函至右獄問詞主安在吏曰官人也隨司爾夷仲鞭吏急追詞主將械之其人

大懼首服士幸免守併以此知君既入參政事故央意薦君矣在館爲省試點檢得詩賦卷白於衆以爲

絕出也獨一參詳及同知論未合爾明日同僚來告
曰事去矣同知陞諫長參詳亦入臺矣夷仲曰不然
此程文工拙也無關臺諫力辨之竟放高等四方士
補試於貢院晨門未啓俱忌日行香至親王不得前
取別卷過宰相街司競棘叢中或傳坐此罷太享矣
夷仲論對從容爲上言上曰聞無賴者亦來耶夷仲
曰誠然萬人之聚固無不有然異日爲陛下棟梁者
皆是也上意解浮語浸息故夷仲雖不及預大議而
果決敢辨危事堅正能遏橫流余又聞一日上批夷
仲及張校書恪皆爲察官當筆參政使所親賀曰上
不知君選人明日爲乞上殿改官也盍預計欲言者
夷仲皇恐辭曰某叨忝未逾月便作御史人不謂有

卷五

徑路乎懼終不許因草創若備對者言考第舉員而後改官不刊之法也近世或入國或獻書或父祖勲伐或特旨上殿皆得改秩雖由權道徒啓倖門非祖宗意也所親果復至曰上命無庸辭也夷仲出其藁知不可奪遂兩寢之其於進退又能自重如此居貧尤厲操贖質而得金價十倍家人有喜色夷仲趣使還之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也攝倖十月食本俸而已倖時攝州兼取之有司劾其罪倖窘持券五百祝夷仲曰請書紙為驗夷仲反券與書嗚呼夷仲不幸而不盡用然迹其素守本末而後知高宗之親擢可謂知人也已銘曰噫蓄之早而售之晚道與世異用與好反後五十年記在碑板

華文閣待制知廬州錢公墓誌銘

公姓錢氏諱之望字表臣常州晉陵人曾祖孟回殿
中丞祖知樞父友贈中散大夫少放達喜奇策虜亮
至瓜洲參贊虞允文方課水戰公請呼海船在澄江
者雜舟師上下八面乘風截流若神賊駭不測可阻
徑渡之計虞公行其說且問今當何向時虜號百萬
江東危恐公曰兵無衆寡勇者先奮躁者先敗賊雖
蟻聚而棄信或酷驅賫遠來下莫順聽此內潰之勢
也願無怯而靜以待其變未幾虜殺亮而遁符離之
役道謁張忠獻公曰相公何不三邊並出使彼東西
奔命大功可立也今獨趨海泗不如志疑謗交起無
能爲矣竟如公言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襄陽府

大軍倉虞承相相錄前驗差江西帥屬賴文政反前
帥龔參政茂良白上以賊委公公薦黃倬可用爲方
略授之立擒文政改官增秩公奏賞倬宜厚臣濫恩
也可損上多公讓從之以宣教郎添差通判鎮江府
母喪免再通判鎮江府知光州未行知楚州上猶違
之改知和州初上令建康都統郭綱及淮西帥漕實
官田括隱占使兵爲耕公極諫括田擾事不速集但
擇故荒圩美田五百七頃溝埧牛犁踰月皆具兵亟
就屯民不知後和故任武守連數人益壞公檢御有
方郡復完代還上論事甚久因歎機會無有公對今
有之恐陛下未能行上愕曰何謂也公曰曹操伐烏
丸劉備謀龍衣許今虜酋往上京兵將從者十七八儻

鼓行即前被子憐於室父困於塗往返萬里士馬疲
極將何以戰二三日之機古人必爭况歲月懸隔乎上
拊床曰好機會無人道此除金部即官俄知楚州用
屯田勞直秘閣議者以濠楚使効多代名自今逃死
須言上乃得收既有旨公言乾道初招魏勝郭昇張
榮義從人給田勿課役勒五部月一至州習射犒激
名曰使效蓋陝西弓箭手法也繞三百餘人耳州縣
惡其擴銳難制死亡不復捕甚者抑不令赴州失本
意矣然則非官所稟安用代名雖曰免稅而所謂歸
正人皆未起課役非以使効故特優幸議者殆未詳
也公遂募五百人部伍精熟盜不敢發於是上令教
兩淮民兵萬拏手而公選勝兵七千八十九人參之

軍制束以隊伍別以事藝嚴以訓練他日上遣官拍
試獨楚應格始公患大軍更戍毋留郡兵山水寨不
就律無以應敵自徐子寅於山陽寶應置三十六在
寨禁無得私有軍實犯者衆而羊家寨頻大海姦猾
所聚公籍其尤剽悍二千三十五人約爲急難備且
弛禁許挾弓弩自便皆感悅從命有李植者自言宿
遷人韓世忠罷攻淮陽植父將與宗族鄉里自技從
之今已零落尚四五百家公歎曰諸葛孔明西縣之
民也今植轉相語得四百十六人定其要束與在寨
同上爲特補植官在州四年所行多此類進直徽猷
閣公又條三邊戰守事曰揚州有三邊戰守事曰揚
州有三城三塘楚有大小清河淮東恃此謂托虜來

處足矣虜設乘虛自招信盱貽抵淮陰不一日薄揚
州不二日滁真通泰亦徑至江上彼兩路何獨不然
陛下可無令韓琦范仲淹者通一路險易熟議之乎
且卒飢財匱兵少今日之大患也然而卒欲飽則財
愈乏矣財欲無乏則減兵且不暇其何以增若兵自
耕民自戰松江諸軍各擇地分內閑田種之而民兵
萬弩手用一法給器械較精情略計可十五萬與屯
田大兵相參此三路之郭郭也昔韓世忠在鎮江張
浚在建康淮東西便爲地分大儀天長昭關柘臯虜
來則戰豈有定所三衙助之所向克捷近諸郡脩城
築堡遣兵更戍犬牙占認尺寸之外胡越自分如是
則誰肯出力會戰於要害之地耶臣觀諸軍氣習今

昔頓殊昔欲戰不欲守今言守不言戰馴致疲悞十
年之外雖守不能矣陛下幸詔諸將復紹興地名使
如世忠浚葦苦戰立動夢寐庶幾無令消磨坐相視
盡孝宗省奏太息曰方天下無事人樂安靜莫背更
張此論可謂憂深矣時光宗參決上顧曰太子孰若
人材須用方見和親久材無所施更無事當遂委靡
朕思之慄然太子宜常在念錢某可使帥揚州是歲
淳熙十五年也雨自五月至六月清河溢隰城千丈
公拊循賑貸恩紀勤備楚人德之進直寶文閣知襄
陽府言者謂公昨在楚既脩城水卒突壞削職罷公
始至楚以舊樓櫓不仕易之千間城敗非樓櫓咎蓋
公者誤也知靜江府公濫惡流入兩浙朝廷議禁絕

提點鐵冶劉煇請以私錢二當官錢一抽貫數百約
其多小府庫皆封鑄市邑關閉兩淮騷然公四疏言
止弊息姦要在安靜淮東地不產鐵人不私鑄貨幣
轉易民何罪焉且天下安危在邊北使過淮耳目所
接繫國體尤重上悟以官會椿管米度牒僧費數百
萬緡盡收淮東西私錢納鑪中而後少定然時宰
請公言切竟以失察私錢坐鑄一官安撫司兵自劉
綱向子固有東西寨使効晁公武有効用郭棣有効
士有強勇名號雜軍律不齊豪盜隱伏爲一方患公
請併及強勇募材武足千人隸御前置統領守將之
宿靈始革公之在揚會復治兩淮民兵而公在楚日
既施設有緒至是遂具爲一路條目取丁結隊執色

總首分部開收任責七事上悉行之仍下其法於淮
西及將進丁入老公手書屬郡俞上指懇切選丁壯
四萬八千二百餘人增舊籍三之一於是淮西趙鞅
奏罷萬弩手上付公相度公奏紹興未孝宗命張浚
置御前萬弩管於建康癸未成泗州甲申與虜鬪皆
有功乙酉講解散歸其家乾道中令徐子寅復置於
真州其後就田自便不復喚集二十三年矣弩藝劣
弱壯建銷墮輩所見近事也至於去着無逃亡之患
自耕無坐食之費民兵萬弩手取為近古孝宗所命
浚所行不可廢也不原其立法之初而議其受弊之
未則羊亡而禮從之矣萬弩手得不廢蓋公在楚四
年在場三年及前後反覆為上言大抵以屯田民兵

萬弩手山水寨為進戰退守之要始末皆守一說思
虜皆執一意非若他視特上下隨世改易揣摩而投
合之也王卿月使虜道病公代之既除直龍圖閣再
任而言官以公管運販易降顯謨閣罷初公之併強
勇軍總領必欲使揚州自當券食之半公爭不獲別
為管運以其息給之又力爭曰御前軍而仰食州郡
可乎五具奏始已以本錢歸備邊庫自是公屢被詆
輒黜有造游士之獄者索其楮中得公彈文檢御史
所上不差一字復以公提點鑄錢事留為軍器監實
錄院檢討官將用矣而大奚山盜起故除秘閣脩撰
知廣州大奚孤峙海中去州一潮汐民煮鹽自業漁
採亡命群聚吏兵容之非一日提鹽繩之急愆而為

變諸司招捕前却異同紛紜戒愈橫遂空巢奪客
舟徑指城下州人大恐將逃公麾諸軍奮擊一戰殄
滅列柵山上分兵戍之微公決策廣東幾亂併闕官
罷攝士捐丁田米分鈔曆日錢歲萬七千緡湯務積
欠四萬餘緡珠香翠毛不買一錢除華文閣待制尋
知隆興府蕃漢攀路涕泣改知廬州至數月疾病參
半猶自力判諸司累訟不定數百事光黃民爭持曲
直詣公會最郡用除其冗複歲省萬五千餘緡衙兵
兩寨以客將書表爲將佐公一澄革又以安豐忠勇
軍不治奏斥統制邊公彥欲考詳訟邊利害別爲綱
目而公病不起以慶元五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
九廬人及淮西人待公疾瘳投詞者千餘人嗟歎曰

包侍制死耶作十五詠詩以傷之六年三月十八日
葬江陰縣昭聞鄉由里山令人何氏後公四十二日
卒柩焉子延碩早夭廷玉某官廷端某官廷玠某官
一女先嫁戎知剛再嫁某官孫男二孫女六階中大
夫爵晉陵男初 孝宗雖脩紹興故事復與虜通使
而以其間討軍政講邊備陰擇奇材爲有事之用親
擢下僚至貴顯數十百人公能取高誠款內發事有不
便陳義指切未嘗顧望所建置後皆遵行不敢變然
世未能知故具記其言與事所以見天子鑒識盡下
人臣憂懼思職而公之遇合可考矣銘曰 孝宗上
聖忘已好能匪徒好之超埃躡脚時惟錢公百選一
逢材如源泉汲用無窮揚東豫西越南雍北四郊不

警雖警遠息冠帶群胡韶勺世讎畏戰靡靡明主所
憂孝宗賓天公困多毀待從晚矣歲月弗止既謀既
明既勤既成當時不知况彼後生孰遠而存孰堅而
朽我垂於文以俟夫久

陳秀伯墓誌銘

平陽豪士陳君堯英字秀伯少有大志一時貴人非
其能所致雖其能所致而終不足以立視之皆無如
也紹興六年上書登聞陳策十二明年正月再上清
朝政序序亦十二語益切三月復上兵書指畫利害
尤急高宗異之令政事堂召問君既不以求和為是
而書語侵中書執政固不喜至召問君長揖色倨論
事泉湧不屈執政愈怒奏罷之君不悔也將歸又以

三書祗宰相曰苟遠某言中興之業未見其可高宗
側身修行以來天下之士四方獻進接踵釋白袍取
通官美職衆矣嗚呼君之言不用而身無成亦豈其
命也歟後七年君始入太學孝法不許上書君亦絕
不及當世獨場屋對策猶抗言如故以是無所合夫
親遇明主千說悟意九筵之室可陞而登晏省之歌
可颺而賡也尚邂逅不偶况一夫之取捨何足動心
乎隱顯窮達之際在君可以無憾矣君所居號陳營
里其先自蘭溪來至君蘭溪來至君九世先造一宅
推與兄塘瀆䟽通衢路回達華棖復相如邦侯邑君
之宮又能薄已厚人赴其急時多貸少償鄉曲常依
爲惠主此雖不足以見君之材然士蓋有一不得於

世則銷墮摧折併其餘不能有為矣是固不可無錄也君年七十卒淳熙五年十一月九日十年十月辛酉葬東山夫人黃氏一子曰雅言先君四年卒雅言之子曰昂從余三十年請曰某常欲以吾祖為託至是始克有言也銘曰徐樂嚴安福臆見叔有嘉秀伯良亦其儔誰不我與東山之休

著作佐郎錢君墓誌銘

君錢忠懿王九世孫五世祖端州司理名尚自錢塘徙温州樂清為其邑人祖堯卿孝友任郵有實行紹興中州宰孝廉未及召而卒因表其居曰孝廉里父選贈承事郎君名敬直字敬子紹興元年試禮部第一或謂士人以祀廟諱自名宜避因改易直而字季

莊教授太平州入為太學錄博士太常博士秘書郎
著作佐郎以疾得知池州嘉定四年五月丁亥卒年
四十四於是池州未被命也朝廷以故例在館者官
其子衡之將仕郎宜人翁氏先已死遂以二年十月
辛酉借葬孝廉里東徧曰師岩次子曰德之二女未
嫁君十歲能通記春秋三傳以其意作場屋文字機
捷開闔腴澤粹好長老之有科目立吉價者反媿之
曰是烏得為童子耶稍長學知古人統緒廣大高遠
則遂慨然歎曰時文不足為矣常積書自繞為至夜
不解帶且不類翻研覆精必以已所自到者為是由
是雲蒸川流筆態橫生膏潤冰釋義理溢發玉續金
輝材質早成性尤沉密不輕用所能蓋人群居論難

鋒起方人以病物君不出一語人莫能窺頗疑君循
默爲身計朋友或竊議君聞殊不介意至在奉常乞
爲范公祖禹謚正獻有內侍得旨賜謚者拒弗爲謚
人始知君能於事有短長其間矣在太史因火災迫
宮廟時君疾已亟卧床令兄子本之抄藁封上自宰
祖近臣及當時要務略皆盡言無隱於是人又知君
能陳義憤激真而後發特而後言也爲善獲真言其報
爲福常理也好惡變迁真爲難知以善爲盜則譽言方
爲誇福方爲禍亦常勢也君不幸立於問學之末流
而當好惡毀譽之未定進而與世偶疑若多禍而鮮
福矣然君廉不爲劓方不爲割不形物以明已不離
衆以獨立也世環視而不得短則深厚不伐之名交

歸之而大官美爵將傾赴焉人謂君必以此貴重矣
而又遽死嗚呼合人之所不能合而猶不與入以其
所當與是天之爲耶雖然合人之所不能合者正其
義也非求合也不與人以其所當與君子無怨於天
可也銘曰 一縣始集兮填如堵堵朋來數州兮紛
其盈堂繾綣我從兮三十兩霜今弗顧兮悲安放天
高高兮地廣廣詔無窮兮靈勿爽

劉建翁墓誌銘

莆田劉起晦字建翁淳熙戊戌進士及第任福清主
簿監建康府推貨務知貴溪縣江西安撫司機宜召
試祕書省正字兼吳益王教授開禧元年五月卒葬
石室西原夫人方氏二子曰希醇某官曰希深建翁

父名朔甫人號二劉先生者先生歿乾道中年太早
非顯官家薄不自振業天下悲憐之曰是寧有子耶
及建翁勝冠帶克邁競強志義備立聲名遠聞人士
皆喜走相傳筆相告也既中乙第愈益喜喜爲勸飲相
樂也仕所歷無不爭薦君曰劉復之子渠可後之建
翁有所擇曰某不宜受亦不敢怒也然所薦不過關
陞改官則固州縣常舉爾至爲館職然後馱曰足以
待建翁矣嗟夫建翁底法父不忝父致大稱譽自其
理而天下於建翁父子乃鄭重不已如此亦足以知
好善者人之同心而爲善者之不可忘也建翁韻甚
清氣安而兒和懸會宿解不以滯吝嬰物事雖漫汗
麈尾經建翁手必有條流秩序後可循守也治縣極

竟不爲節限訟者從容各盡其辭已而敷錫折衷隱
情道節如鏡見象姦民未嘗不避影歛跡也市里寒
人必知名數雨雪凍仆計口與錢米疾癘天行自煮藥
不幸死給棺歛縣東起孤獨廬西安樂坊歲或斛面
米六千石糴本錢六十萬貴溪人謂建翁不曰知縣
曰吾翁也故聞其卒罷市聚哭爲佛老事五書夜建
翁既爲上下信服同時有作色者內不善爲正字其
人適在言地誣奏罷之夫舉一世所愛不能勝一人
所怠使建翁稍進用必爭是非辨邪正決不能使一
世盡愛建翁也然則世之所以愛建翁者豈能知之
哉建翁內事兩世母奉從兄撫幼弟外交友朋接鄉
里通無共有盡敬極孝一如二父人不知二劉已死

也居室无陋不改余間過之及門而下建翁逡巡出
迎中街笑曰自二父在而四方之過蕭者無不造於
庭蓋今之轎大於舊矣乃世變也余亦笑曰轎雖大
不數寸公門窄無乃太狹乎而不知變耶其偏墜四
圍之僅通戶牖建翁指示余此吾二父講學處也余
佢徊久之不能去云銘曰 建翁之於父材德同年
壽同官職又同曷為踰之而有不逢悲哉

朝議大夫知處州蔣公墓誌銘

蔣氏本陽羨人梁晉通初渙為永嘉守渙弟湛以西
華竒山也留居不歸武帝賢而官之命後守即廬授
焉故鄉名建牙至公會祖錫祖扶父贈中大夫停及
上五世皆家郭南公諱行簡字仲可學不為舉子連

於世用器度疑審登紹興庚午進士第時荆帥孫汝
翼從事查籛皆名士傾待公遂與薛公士隆壻孫氏
主仙遊縣簿辟四川制置司屬官罷為滁州判官虜
亮且反公清調丹陽弩手三千守清流關副之州兵
除可保也主兵官笑不應公遽令遠斥候虜既大入
滁人徐渡江僮妾不逃器用無喪又督運於天長傳
言虜兵至矣令尉欲棄芻茭而逝公曰姑止急燔之
毋為盜資虜不敢進有以擅焚糧請劾公制置使劉
錡曰此真知兵也乃已監明州市舶務舶船至即日
抽製衣親自評量隨籠細立盡老僧束手蕃客跪公前
昂其首加手於額拊地以謝秀安僖王歎曰天下安
有如此好監官諸司相謂不旬月舉負畢知海鹽縣

太守告公曰縣壞久欠州用經總數巨萬得材令庶
補足乎公正色拒之已而新錢有餘舊欠亦補及季
年餘錢一萬一千俸行縣知之促公使具鈔公曰此
夏稅錢代者事爾俸曰使君方以善理財薦為公何必
留錢為後人耶公縮舌駭口善理財豈羨名歟俸慙
而止還朝哀平生著書五十篇號樞言上之執政愛
其文曰院轄選也公不顧去通判興國軍大旱疫被
數路公從一馬二卒齎以咀藥半夜宿村舍空常平
以救他日過之所至輒數千人送迎知軍怪問其故
皆泣曰昔不遇此通判吾屬闔門死矣知峽州歸舟
無輜重有壓動石十餘絡棄之王丞相同僚也周丞
相同年也爭勞公良苦曰即有關可待也公力辭曰

重內輕外無甚於今某老矣朝謁之禮不堪也知常
德府諸司舉異績對後苑清暉殿光宗面稱肯十數
畫時送中書值留丞相引去逾月不決不果用知處
州公治郡以愛惜知縣爲本獄訟賦輸使任其斂負
文撤付遞鋪一人不至縣庭武陵二年軍律嚴靜蠻
搖震服省地晏然括蒼去鄉近治之尤詳更造板籍
隱寄飛寄影占僞跋悉釐改好溪堰旁山椿篠所聚
請於朝禁席勢冒佃者貴人不悅提刑以爲慢已御
史亦妄疏自朝議大夫貶二秩罷公既休力小室繆
篆郁芬竟日却坐客至請入莊語而已慶元二年七
月二日卒年七十一其明年七月八日葬膺符鄉瞿
嶼乾山孫氏封宜人後三年卒男五二早夭伯與從

政郎邵武縣丞亦已卒叔輿承直郎新岳陽軍節推
季輿迪功郎夔州司戶孫男十一人女八人公仕不
希名譽誠意為民海鹽興國大兵後不陞降物力公
始行之數為上言百姓困悴可哀果闕大軍錢比他
郡獨重峽州茶租均之客戶興國馬料敷於五等
衡袁歲取麴引贛吉日較賦罰江東白收板帳湖南
倍折冬苗夏絹和買已非正賦復有軍衣和買糯米
科折止為省務復有覆紐價錢若此類聞一知十窮
民何以堪命今大吏無不言州縣窘迫以咻公上以
臣所見誠有窘迫之縣曾無窘迫之州占吝公事視
同已物狼心不厭矣虽與數州窘固在也臣欲擇朝
士曉暢民事者先於一路考財賦所從孰經常孰橫

卷五

四

欽其創支其定例何為而有餘何為而不足使遡源
陷失者稽其遠汭流費耗者訂其失抑配白着奪取
諸民者一切論奏蠲除之富哉言乎太史公所謂可
着節廟者也聽公之言行公之諫則膏澤烏有不下
於民者哉初河南郭忠孝子雍遯居長陽山公將出
峽來見於白羊極言天人性命郭君曰天命之謂性
非天命則不謂性也率此斯謂道也備此斯謂教也
公又問雍得於兼山最要者郭君曰所得在良良者
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內也不可出
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也或為著白羊問答行於世
然則公之所存可知矣夫良有止而無限居不獲之
地立無與之時其止命也豈有欲於其間哉苟虞其

未至於無欲也而限以止焉則或可矣而非止之正也余聞古之用人勝流一也平進二也科目三也干澤四也勝流者有所激發以厲其節平進者無所附离而行其志故世莫能好而科目以券內必取干澤以鑿空速化雖左雄山濤復生不與易也嗚呼蔣公終老不伸又奚恠焉叔輿又言自韓侂胄用黨論起士大夫或去或逐公始欲謝事及趙公汝愚死公痛其寃因驟感疾不起噫是增異矣無彙征之利而有朋亡之憂何耶豈其好惡取捨一斷以義而不以已參之耶銘曰西華隱者巢許之流其孫以之以銘斯丘

高令人墓誌銘

蒙城高氏六歲父爲京山尉能助其母思父輒涕泣
父歸乃已從知象山縣父思慮所不及必左右之爲
余妻賃舍甚貧閑一間終日不聞聲親饌粥飴十餘
盤魚肉鮭菜略具人或以爲難官視祿上下月儲以
奉舅次伯叔群從無餘所食者太湖葱城東菘芥爾
服飾進止常儼然見者皆尚其華整不知其敝故洗
刷而然也晚歲三子始育始有宅居稍懇田不市糶
然自處一如其初蓋其剛簡無欲余所憚其靜密有
智余所服其多能而易解緩急中程識事本未大抵
余所資以爲家也嘉定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年五十
二卒五年三月二十日葬開元觀後山余觀自古特
立獨行之士無所復望於世而旅泊其身以苟免者

固已衆矣是不足悲也然而亦豈不有夫順親和戚
之屬而爲之託焉今余非敢謂特立而獨行也然既
老而休且病且衰且暮且盡而高氏迫不余待遂棄
余以是使余無順親和戚而爲之託也是亦不足悲
乎銘曰 千世之遠方百年之長天寬而地濶兮此
爲何祥

葉君宗儒墓誌銘

君葉氏名士寧字宗儒自上世居樂清東鄉傳序甚
遠最爲舊姓父良臣有塵外趣雖在田野而散朗簡
遠言不及利對之泊如也君寬中少忌習見其父能
賤糶薄責休病哀死昏夜救村落之急一皆遵行又
稍推廣之人以爲恩已及從王公詹事將王公云此

吾暮子立朝行事多以告之負氣落落既不自降屈
曰安能長為奉人而有百年之宅千歲之田前臨清
流旁接高阜其阮深蕪竟日寂寂故人邑子常候門
下行路惟聞棋声出空虛山越谷嬉意到不擇每樵
歌夜動權謳早發水邊林表往往覩墜玉遺履焉然
則不吝其力之所及德施於人而身忘其憂足以稱
善人矣夫余十六七識君時君亦尚少言論英發是
是非非不肯假借余頗傾下之因思仲長統語甚美
君所為而君言吾寡兄弟子同姓宜為宗余謝不敢
當然內嘉其意自是不相聞嘉定三年君養疾州南
始復見之鬢眉雪白追記昔日相與把手絕嘆蓋年
六十六矣遂以九月丁亥卒里人為燃指祭祠既死

皆出涕四年十二月甲申柩于父墓娶周氏一子曰
賓三孫曰晉曰普曰魯將葬賓垂泣曰始先人有言
儻在今日敢以請昔孔子遇舊館之喪而哭之哀脫
驂而賻之門人譏其已重而孔子辭焉曰余惡夫涕
之無從也嗟夫銘不愈重於脫驂乎余與君之偕少
也遇諸塗之罔也託余宗之厚也去之五十年而不
忘也是皆無從之類也聖人猶行之而况於孝子者乎
故為銘曰 鴻冥冥芙蓉之上鷺振振黃塘之下有
揭其藏示來者

李仲舉墓誌銘

李伯鈞字仲舉楠溪人由來嘉汎枝港盡沙而至楠
溪則別為聚區風氣言語殊異其中洲四絕水陂匯

深緩草樹多細色敞爽宜遠望舊名蒼墩溪之温厚
處也其十世曰岑號蒼墩先生父曰嵩分寧縣尉仲
率甫十餘族里有大事已能相可否老人咸異此兒
及長足智恢達以義理勝血氣慳惚難理雍容應會
迷謬不決效疾赴機而又外文內質章采粲錯輕重
襄序主於敬共粹與之遇無不心暢神憚謂其對大
賓入清廟矣間其方自溪谷出尤駭莫測也鄭景望
薛士隆引為親友曰不幸而仲率于世之味薄斯人
者豈以章句限之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得官
調監慈溪酒耻之曰吾何忍誘餓民捨其糠覈而遁
於醕糟耶謝不起蓋仲率之業成矣而年不究踰四
十而卒有子曰源字深之材藝德器如其父而居身

益莊與人益畏。隙室煩暑，常整飾，不惰。廣庭狎聚，揀
語無慢情。廬舍用器，皆有常度，不醉飽於物。曰：吾父
祖乃爾，吾何以堪之？有瘠渴疾，未嘗肉。書曰：吾師也。
疾瘳，惟燒香曰：吾交也。始仲率使余與深之游，余甚
幼而能記。仲率言行象其風。教至今，想見之。深之少
余二歲，余從童子戲，深之儼然端默，余慙爲棄。戲歛
衽，余謀於四方，間一歸而見深之，寡言笑，康色如故。
余病且老，不出戶，故友影絕。問深之，則曰：死久矣。其
子義方實來，則喪除矣。悲夫！仲率父子積五六十年
家行，脩本學，明固將施之，而固止之。耶！豈天之不相
道歟？文王曰：譽髦斯士，成王曰：烝我髦士。髦士非科
舉，所謂士也。譽之所不加，烝之所不及，科舉蔽之也。

以料率論天下士失士甚矣然則非天也深之卒於
嘉定五年年五十九三子義方長也曰義問義崇爲
弟後女一人嘉定五年十一月辛酉義方改葬仲率
於先墓後而深之從焉銘曰 所謂伊人山高谷深
鶴哺於庭猿乳於林怨耶非耶而有斯吟

朝請太夫主管冲佑觀煥章侍郎陳公魯謨銘
思誠名景思姓陳氏信州弋陽人用祖丞相文正公
恩補承奉郎監平江府糧料院光宗初即位詔天下
言事忠誠南踰冠上十事多一時要切授淮東總領
所幹辦事光宗不豫定省禮闕百官更諫思誠亦引
李唐山人語極論任職廉善總領薦其材與籍田令
迂太府寺主簿序本寺丞迂宗正丞兼金部郎謁告

視兄疾於當塗兄卒不忍復朝乞知衢州未至除將
作少監兼尚右郎剛脩勅令就為監除直秘閣兩浙
轉運判官陞副使故事運司雖各察兩路其實內不
過應辦官禁外往來部舟護虜使客而已及思誠所
至則延問窮民漚道詞牒皆灼見度隱子奪中情百
姓駭嘆云前此未嘗也為杭學築門設戟儀比他州
置錢塘左選監渡謹視重載覆溺者管內受輸多取
者預催者催已倚閣者皆禁訴水旱而過限勿禁也
民所願得輒來請思誠必議所以推行之皆曰方知
有運使矣內引奏事三鎮江府折羅虛額當罷紹興
府和買額重當減夫國之根本在州縣州縣根本在
民欲寬州縣當裕民力當寬州縣今張云裕民而急

州縣若星火視其故壞如髮蠶此誨使病民爾非裕
之也思誠美儀觀音吐駝暢上固聳聽因問其家世
思誠奏大父康伯相高宗值逆亮送死竭臣子力賴
累聖威靈幸而破虜臨內禪特詔定策自請退休得
守鄉社都人祔贊曰所謂衣錦晝行者也上益喜書
歸錦堂三字賜之尋又賜服三品內出金帶令繫又
進直煥章閣遷太府卿兼夏官侍郎時開禧元年二
月也初用事者專國久規鈞奇功威服內外術不素
講而先事挑敵在廷不獲聞思誠聞而未察也一日
集侍從官議虜移文變色叱咤曰國耻未報也彼乃
以近事責我盍遂正名乎衆相顧皇恐對不堅決思
誠曰昔孝宗慮此久矣遲回二十餘年終不敢發懼

發不勝則安危存亡之所從分也今財窘兵窮貪將
朘剝外約難信內心弗齊且辛巳之役只勞師一項
傾倒經費遺患至今征伐重事也後不可悔悔而復
和耻益甚爾何報之有用事者與思誠親黃其助已
至是大怒亟命提李玉旬觀明年兵四出月餘已潰
散畧皆如所言知鎮江府固辭移江西運副歲荒流
殍係路而官糴至四十萬甚急思誠通借有無命州
縣無敢遏糴喻寺觀慈徙者死為瘞藏發椿管舊積
見納令住輸飢民賴以活而官糴亦告備市人時其
出設鄉華敬禮之既而虜再求盟用事者以罪死思
誠前議雖戶曉猶坐親嫌例罷二年得冲佑觀起有
日矣先時豫章火思誠親救撲因感寒疾時作時止

遂劇以嘉定三年五月二日卒年四十三上借之命
復直煥章閣致仕四年十一月八日殯欽山縣仁義
鄉楊原夫人湯氏封宜人子曰棗曰梁皆將仕郎思
誠競朗通達而以門閥自畏問學師交出於嗜欲余
客錢塘不擇晨暮過疑難填臆至其舍論辨從橫僮
御必盱食而返為僚於徐夜失眠者再三矣朱公之
在建安接續續簡無曠時遠貨方聞遍扣尊老不以
寒俊為間也攻偽既日峻士重足不自保浮薄者以
時論相恐喝思誠每為所親正說不忌與朱公書具
言其無他公答曰其然其然韓文於我本無怨惡我
於韓丈亦何嫌猜乎所親見之意大折道季不遂廢
思誠力為多處事將作思誠論故余告以立說有先

後定計有始末無誤也思誠復言虜衰有徵矣余又告以魚爛尾解其實未見今外弱而形飢非也思誠悟曰決矣先生當知我爲不預人事者未幾果以議不合去嗟夫廣學而壹好如思誠之厚其本鮮矣至於以民爲貴而聚其所欲以去爲輕而行其所知則又今世之難能焉使總於歲以究其成殆庶幾哉始湖北提舉直秘閣名安節長子曰橐參字守約次思誠母福國太夫人韓氏賢而早寡課二子釋紈綺飽疏捭勤苦借曰故皆有名譽登進同時華寵矣不十年相繼殞落福國安命委數無甚過之哀獨計曰吾兒未有銘使梁來請嗚呼思誠萬鍾養其母順道也今搜石真冢間柰何累老人耶銘曰美紹隆名

相孫中興十事八九存驥稱其德揚和銜玉以受治
成璵璠擔登問俗表黎溫奮袂策風霆奔亦既上
升拱帝尊胡乃下斥游揚原天不與年人道昏母悲
子啼記斯文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開

化

卷

之

U

U

U

U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學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thua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ches



水心先生文集
五

開化圖書館
Kashim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ua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